

大眾劇選

編 兢 尤 · 輯 二 第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公用圖書
愛惜使用

大眾劇選

尤兢 編著

第二輯
附舞台設計

抗戰戲劇叢刊

大衆劇選·第二輯

編著者

尤

兢

發行人

上海雜誌公司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

支店	長沙東長街	宜昌二馬路
廣州漢民北路	重慶售珠市	
梧州大中路	成都祠堂街	
武昌胡林翼路	昆明西南院門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初版·三〇〇〇册

實價三角五分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再版·三〇〇〇册

(外埠酌加郵寄費)

乙 項：第52號
出版 物：第0187號

大眾劇選 第二輯

目錄

林中口哨……………姚時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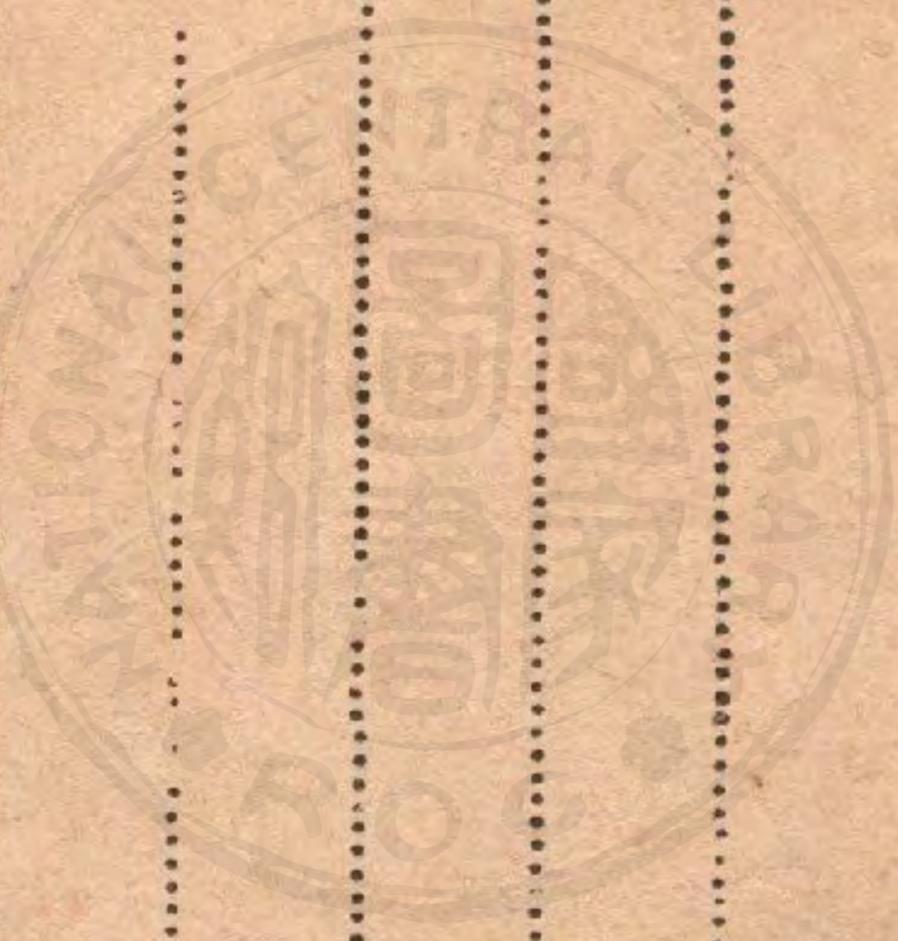
導演說明……………張庚（二一）

夜……………章泯（二五）

排演說明……………尤兢（三八）

高壓下……………舒非（四一）

提出幾點排演「高壓下」時的注意……………沈西苓（五九）



83843
27

目錄

張家店……………崔嵬（六一）

「張家店」排演說明……………尤兢（八九）

塞外的狂濤……………張季純（九一）

「塞外的狂濤」排演說明……………尤兢（一一九）

S O S……………適夷（一二一）

排演說明……………尤兢（一四一）

林 中 口 哨

—— 獨 幕 劇 ——

姚 時 曉



林中口哨
(獨幕劇)

時：地：人：

「一九一八」五週年前夜。

吉林某縣一個偏僻的村落。

李山

李海(義勇軍)

張老老

啞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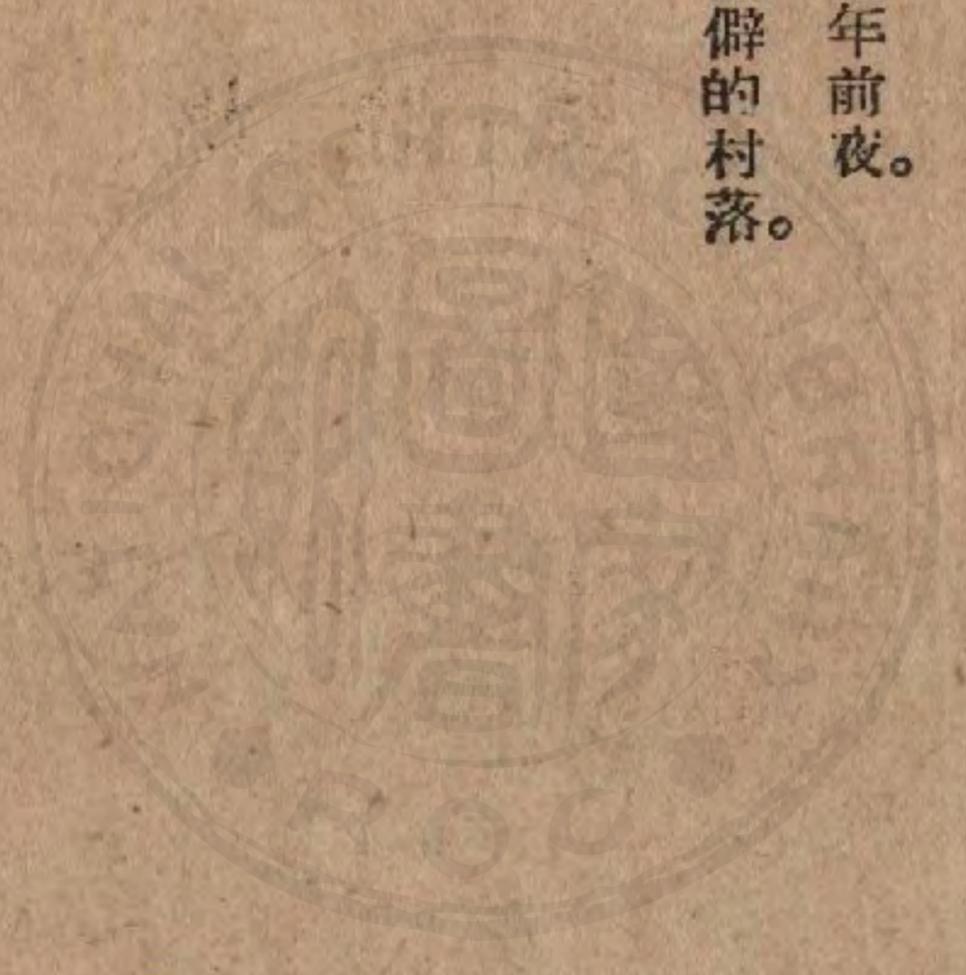
馬二嫂

二毛子

長腿

少尉(X軍官)

偽隊長



僞兵士甲、乙、丙、丁。

×兵士A、B。

僞軍探子

其他村民四五人（性別不詳）

景：

是在一間破落古廟門外的空地上；靠台後右首便是廟門的正面，廟門上面那塊橫匾，字跡脫落得已經看不清楚。台左邊是通村裏的道路，台中間有一枝粗大的枯樹，樹旁邊搭起一架竹枝的瓜棚，竹棚的前端，約有一人一手高，是用二根粗竹枝支撐着。後端搭在廟門左邊的屋簷下。台後左首是通山境的道路，遠望可以看見隱約的山坡及樹林。

開幕時：

太陽光正斜照在瓜棚的側面。一羣村民像被囚禁的犯人一樣，三三兩兩的坐在地上，或廟門口的石階上，枝樹旁，瓜棚下。雖然大家都沉默着，可是那種飢餓、疲倦、憂鬱、憤怒的情緒，可以從他們的枯瘦的臉色上看出來的。僞兵乙坐在右邊的長檯上，架起了右腿，一手握着槍，一手撐着頭，好像是在打瞌睡。僞兵甲握着槍，背向觀眾，站在樹旁，望着遠遠的山影在出神。

在這靜場中，祇聽得遠處樹林中嘩嘩的風聲。

長腿：（是一個鬚髮滿頭的瘦長漢子，不安地蠕動起來）唉！我操他媽媽，這末些時候，還沒有來。

啞巴：啊啊啊！（對長腿裝手勢代話，大概也表示時候不早的意思。）

二毛子：在這兒呆着真比坐監牢還難過。

長 坐監牢也得有個罪名，叫咱們呆在這兒是什麼意思？真他媽的……

甲（勸解）心 也沒有用的，老鄉，再等一忽兒吧！

長 再等一忽兒，已經等了半天了！要咱們丟了地上的活不幹，餓着肚子呆在這兒，等他的媽的鬼子來，我操他奶奶的……

得了，你們的苦處我全明白，可是你們瞧咱們誰都是一樣的，老實說，隊長要我們守在這兒，我也覺得難受，不過都在鬼子手裏，有什麼辦法呢！

山（李山是個瘦弱老實的中年人）真的，您倒是頂明白的，滿知道咱們種田的苦處。

甲 我從前也是幫人家種田的。

二 哦，你也是種田出身的？那末爲什麼有活不幹，倒幹起這種……

甲 嘿，有活不幹！你還不知道嗎？自從鬼子佔了東北以後，我們做長工的找不到活幹的，不是越來越多嗎？

二 那我也知道。我們村裏也有很多找不到活幹的人，可是他們都去當義勇軍了，你怎麼願意……

甲 誰願意！這都逼着幹的，我告訴你。我們東家的地要不是給鬼子兵強佔去造飛機場，我也許不會沒有活做；我要不是給鬼子拉夫拉去，誰願意拿着槍桿兒，整天地抓老百姓，殺老百姓呢？

山 是呀，祇要稍有點兒人心的，誰都不願意幹的，可是鬼子們偏要強逼人家做那些不願意幹的事兒！就像咱們村裏的事情，真是太可惡了！

甲 是嗎，你們村裏也有被拉夫拉去的嗎？

山 不，我們村裏是爲了種高粱的事，鬼子不許種，偏要我們種鴉片烟；不聽命令，就說咱們通義勇軍，到處亂抓人。唉！真可憐！這兩個月來，被抓去的都給槍斃了，沒有抓去的也逃了。又都是那些年輕有用的人！像我們兄弟一樣。唉！

甲 怎麼，你的兄弟也給槍斃了嗎？

山 幸虧早走了，要不是逃得快，一定也被抓去槍斃了。

甲 現在他逃到那兒去了呢？

山 我也不大清楚，有人說他已經加入義勇軍了。

二 聽說前次帽兒山到了義勇軍，殺了許多鬼子兵，也就是他弟弟領路的。

甲 噢！就是叫做李海的是不是？鬼子們正在查問這個人。

山 是不是今天就爲了這件事？

甲 那我想不會的吧。

二 那末今天叫我們全村的人都來幹嗎呢？

甲 剛才我們隊長不是對大家說過了嗎？你沒有聽見嗎？

二 聽是聽見的。不過那些矮鬼不會另外尋事嗎？

甲 那誰知道。總而言之，鬼子怕的是義勇軍。這幾個月來，義勇軍真是太利害了；什麼今天火車出軌了，天明鬼子兵被包圍繳械了，真是神不知、鬼不覺，把鬼子弄得一點辦法沒有。現在爲了「九一八」五週年快到了，鬼子們怕你們跟義勇軍有聯絡，所以到處在搜查。尤其是那些種高粱的地方，鬼子看了最恨。

山 其實今年的高粱地，已經給鬼子糟蹋不少了！

甲 嘿，說不定，等會鬼子來要你們把所有高粱地完全砍除呢。

（大家聽了都着急地騷動起來）

長 什麼？我們今天全村子只剩下這一點兒高粱還要叫我們完全砍除嗎？

二 要真是這樣，我們今年一點高粱米也沒有，叫我們吃什麼呢？

山 是呀，我們全村的人，要靠這一點兒活命的。

長 豈不是要大家活活地餓死嗎？

張老老 （憤極）簡直是割斷我們的生路啊！

偽兵乙 噓，噓！（對甲）老劉，快別跟他們說話了，我看見隊長帶着鬼子在走來了。（指着右邊。甲跟着望了望。）

甲 （對村民）真的鬼子來了。

（村民們都退在樹旁邊。）

長 媽的，到這時候才來，太陽快下山了。

乙 滾！別多說了，老鄉。

（偽兵士丙、丁，偽隊長，×軍官少尉，×兵士A、B，依次由右邊上場，偽兵甲、乙舉手敬禮。）

偽隊長 （指揮丙、丁）你們兩個去站在後面，不許他們動。

丙、丁 是。（取下肩上的步槍，走去站在村民背後。）

（甲、乙站在左邊台口，與兩×兵站在一排。）

僞 (把長檯拖動一下) 少尉, 坐下來休息一會兒吧。

少 唔, 都在這兒了嗎?

僞 是的, 全村子都在這兒了。

少 (擔心地向左邊遠處望了一會) 那邊山道口, 有隊伍守着嗎?

僞 第一大隊已經在那兒了。

少 好, 你就一個個的問起來。(坐了)

僞 是, (看戶口簿) 林大全, (沒有人答應) 林大全站出來 (二毛子把啞巴暗暗推一下叫他站出去) 怎麼, 沒有這個人嗎? 誰知道林大全的快站出來?

啞 (遲疑畏縮地站出來)

僞 你知道林大全嗎?

啞 (莫明其妙地點頭)

僞 啊! 你是他什麼人?

啞 啊! 啊! 啊! 啊!

僞 怎麼說, (自語) 啞巴子嗎?

少 怎麼，他不會說話嗎？

偽 是的，少尉，這傢伙是個啞巴。

少 啞巴子，唔！啞巴也行，你就叫他指出來誰是通土匪的。

偽 是，（對啞）喂，你知道不知道，（指村民）那些人裏面誰跟土匪有關係？你認一認，是誰，你就指

出來。

啞 （不懂）啊？

偽 （着急）你說，啊呀，真要命。

啞 （也着急似的做着手勢）啊巴，啊巴？

少 （罵偽）八瓣！你也得做手勢問他，他才懂啊。把戶口簿給我。

偽 是……是的，少尉，（交戶口簿給少尉，裝腔作勢地學啞巴的樣子嘴裏也「啊巴，啊巴」地嚷着，活

像一幕傀儡戲：先指指啞巴，又指自己的眼睛，再指村民，又裝着放槍的樣子，再把兩個手指勾起

來表示勾結，然後指指自己的眼睛及村民。意思是：你看見誰跟義勇軍有勾結，就指點給我看。）

啞 （莫明其妙地，也學着偽的動作重復一遍。啞巴做時，臉上總帶着疑問的表情，好像問偽：「是不

是？」偽得意似的點頭，以為自己可以成功。啞巴重復完後，又亂做一陣，把偽弄得莫明其妙。）

偽 (指張老老) 老頭兒, 你懂得他的意思嗎?

張 (跑過來不願意地) 唔! (對啞巴做手勢) 剛才他問你懂嗎? (啞巴點頭) 誰跟義勇軍

有……

少 (罵張) 白格什麼義勇軍土匪!

張 (含怒吞吞吐吐地) 啊! 叫你指出來誰跟那……那些……跟他們有來往?

啞 (搖搖頭)

張 老爺……他說不知道。

偽 (暴躁地推啞巴過去) 滾, 滾! 滾你媽的!

啞 (不服氣, 像跟他論理似的) 啊, 啊, 巴巴 (偽又把他踢一脚, 啞退在人叢中間)

少 (指張) 你就問他吧。

偽 是, 你姓什麼?

張 姓張。(少尉翻戶口簿)

偽 叫什麼名字?

張 我沒有名字, 別人叫我張老老, 就算是吧。

偽 家裏幾個人？

張 (淒然) 就……就是我一個人。

少 (詫異地) 嘔！怎麼戶口簿上明明寫着一共兩個人，怎麼謊報一個人？

偽 爲什麼謊報一個人？

張 (痛心地) 因爲還有一個人已經不在家了！

偽 還有一個是你的什麼人啊？

張 我的兒子！

偽 到那兒去了？

張 到那兒去了！(憤憤地看少尉一眼) 他……

偽 什麼他……

張 (憤恨地釘住少尉) 他給……

偽 (一擡手遮住張暴燥地) 你說，他到那兒去了？

張 (悲痛地) 他……他死……

偽 (打張一個嘴巴) 媽的，你這老王八蛋。一忽兒說他不在家，一忽兒又說他死了，你敢說謊來騙

我們嗎？

張| 我並沒有說謊。

偽| 這還不是說謊嗎？

張| 不是說謊，你們已經把他抓去槍斃了，這不是千真萬確的嗎？

偽| 你們瞧，現在又說我們把他槍斃了，嘿！你再瞎說，我就打死你這個老土匪。（拔出手槍）

張| 誰瞎說，這不是確確實實的嗎？前兩個月，高粱下種的時候，你們不許我們全村種高粱，一定要我們種鴉片烟；就因為我們大家都不願意種鴉片烟，你們就到村裏來抓人，馬二嫂子的男人，啞巴的哥哥，長腿的弟弟，我們全村子那些年輕的小伙子，全給你們抓去！我的兒子，我老頭祇留下這個兒子，也給抓去了！你們把他們都槍斃了，還來問我嗎？（馬二嫂子其他村民們都哭了。）

少| （在大家黯然中他站起來走近張。冷冷地）唔！原來這村子裏有這末些土匪，嘿，了得。天皇正在開發滿洲的時候，竟有這些暴民，哼！現在快到「九一八」五週年了，我們得把那些搗亂份子全消滅；皇軍和滿州國是決不能寬容土匪的。（對張）你兒子是通土匪，該槍斃的，你這老土匪也該死。

張| 是的，我這麼大的年紀是該死的時候了；可是我們並不是土匪，我們並沒有犯什麼法，爲什麼……

少 (搶說) 你們犯了我們大××天皇的，法反對皇軍的命，令便是土匪。

張 沒有強佔別人的地方，就不是土匪。東北是我們的，地方，不是什麼天皇的。(僞把他一把抓住)

少 (用手杖打張) 勾結土匪，侮辱天皇，來抓去!

張 狗，你們來，拚了我的老骨頭啦!(摔開僞手，僞即用手槍把子擊張後腦，張即昏倒。)

馬 (馬二嫂在人叢中哭着沖出) 啊! 老伯……(仆地)

少 把他拖到裏面去關着。(×A.B.推開馬二嫂，抬張入廟內即出)

馬 (坐在地上哭喊着) 啊! 可憐的老伯啊!

僞 別鬧，你是這老土匪的什麼人? 快起來說!(馬二嫂哭喊不止; 僞踢馬) 媽的，你哭什麼!

馬 (突然站起潑辣地) 你這畜生，你這狗仗着鬼子勢力來作威作福，欺侮咱們苦百姓嗎? 你這不

要臉的，在你們強盜主人的面前更加搖頭擺尾的顯着狗威風，想討好這班強盜的賞賜嗎?(指

少尉) 你們這班強盜，這五年功夫，還搶得不够，殺得不够嗎? 我的男人……不，我們全村的男男

女女，一個一個都給你們隨便抓去，隨便的殺了，啊! 你們這些不得好死的，絕子絕孫狠心的強盜

啊! 你們……

少 快給我打死這娼婦!

馬| 你媽才是娼婦，你這……

偽| 你再罵，老子槍斃你！（槍口對馬）

馬| 你開呀！怕死的就不罵你這狗！你開爲什麼不開？（說着就挺身上去）

偽| 媽的臭屁！（用力推馬；馬跌下）打死你這娼婦。

山| （在人叢中急出阻止偽）老爺，你饒了她的命吧，她實在因爲死了男人，有點瘋了！

偽| 管你什麼事，滾開！

馬| （慢慢地從地上站起）嘿，狗，來吧，還我的男人啊！（猛地衝過去，偽險些給她撞倒，×兵A. B. 把她擒住。馬掙扎喊罵着）狗強盜啊！（被推入廟內，即關閉廟門。馬在內打着門，叫罵聲漸停。）

山| （呆望着廟門）

偽| 你還呆着幹嗎？

少| （指李山）這傢伙也不是個好東西，他們是一黨。

山| （畏懼地）什麼我……我怎麼是……

偽| 怎麼是你不是，怎麼會來替那娼婦說好話？

山| （急擬解說）啊……

僞（不由分說）不許強辯。這還不是他們一黨嗎？你叫什麼名字？

山（可憐地）我不是。——老爺，我叫李山。

少（注意）什麼，你說你叫什麼？

山我叫李山。實在的，全村都知道我是個好人，我從沒有做過壞事。

僞、少說廢話。

少（對僞耳語。僞點頭示意）你說你叫李山是不是？

山是的。

少（和善地）你家裏有幾個人？

山（遲疑地）就是……就是我一個人。

少就是你一個人嗎？（翻開戶口簿看了看）你有沒有兄弟？

山（慌張）我……沒……沒有。

少什麼，沒有？（敲着戶口簿冷冷地）李海是你的什麼人？

山（更慌張）

少啊？李海不是你的兄弟嗎？

山 | (畏懼地) 是……是的。

少 | 哦！我想你總得要承認的。那末你的兄弟他現在到那兒去了？

山 | (不禁失言) 他……他逃走了。

少 | 逃走了？爲什麼爲逃走呢？(李山遲疑着。少尉更和善地) 不要緊，你老實說出來，就沒有你的事，說吧。

山 | 就是高粱下種的時候，縣裏不許種高粱，一定要大家種鴉片烟。村裏大家就……

少 | 大家就怎麼樣？反對是不是？(冷笑) 不用說，你弟弟是村裏的爲首的了！

山 | 不，不是的，他並不是爲首的。

少 | 他不是，那末他爲什麼要逃走呢？

山 | 因爲——

少 | 什麼？

山 | 哦，哦。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爲什麼逃走。

少 | 胡說！他是你的弟弟，跟你同住了一個家裏，你還會說不知道嗎？他逃到那兒去啦？

山 | 他走的時候又沒有告訴我，他偷偷地走了，我怎麼能知道呢？

少 他偷偷地走了？不是你把他放走的嗎？

山 | (急得像哭出來) 沒有，我沒有把他放走啊！

少 沒有，(冷笑) 哼哼哼(突然嚴厲) 來！把他吊起來。(X|兵 A. B. 過來抓住李山)

山 | 啊！爲什麼？老爺爲什麼要把我吊起來？我沒有放他走啊！

少 說廢話！讓你嘗嘗皮鞭的味兒，再來問你。把他的衣服脫了！

僞 是，(剝去李山的上衣，露出一身瘦弱的皮肉)

山 | (抖縮着) 老爺，饒了我的命吧，我受不了啊！

少 別理他，把他吊起來！

(X|兵 A. B. 與僞隊長用繩子縛住李山的手腕，吊在瓜棚的上端。李山掙扎地叫喊着；村民與僞

兵等同情地驚視着。)

山 | 啊！天哪！

少 哼哼！你這狡猾的土匪！我知道，不打是不肯招的。可是，我先得告訴你，讓大家都明白點兒。你說你

不知道，又說你沒有放走他？你那樣狡猾就可以了事嗎？(對村民) 大家聽着！我問你們，滿洲國

的十家連坐法是作什麼用的？(稍停) 這是要你們全村担保，不藏土匪，不做土匪，不跟土匪來

往的法律。誰發現了土匪，就得報告我們，故意不報告便以通匪論罪！嘿！現在你們不但十家默守了秘密不報告，就連他自己兄弟的事情也謊說不知道。嘿，真是好大膽子！現在我再問你，李海這土匪，他到那兒去了？

山 | 他……他已經到義勇軍……

（軍字剛出口，×兵A手裏的皮鞭就捧在李山的背上）

山 | （不禁喊出）啊！

（村民中有的騷動起來）

少 | 站着不許動！誰動就留心你們的狗命？

（全場靜寂，祇聽見鞭子打着皮肉的聲音。在這緊張的空氣裏，村民們的臉上各有着不同的表情：恐懼、悲憤、憐憫，各種情緒在他們心裏起伏着。當皮鞭打到第四下時，李山忍不住痛苦地喊出聲來）

山 | 啊！（生命的絕叫）

甲 | （不忍卒睹）噯！

少 | （聽見，回頭注視甲，立刻便命令×兵A）慢着！（×兵A停手不打。甲變色，直立不動。少尉眼注

視着甲，慢慢地走近甲身邊：全場的目光也跟着移向甲，少尉聳肩獰笑：「嘿嘿！唔！你有點兒可憐他是嗎？嘿嘿！很好。是的，這些反滿洲國的亂黨，必須要用滿洲國軍人的手去懲罰他的。」（招呼

×兵A.）拿過來！（接進×兵A.手裏的皮鞭）槍械交下！（×兵A.奪取甲手中的步槍，少尉把

皮鞭揚在甲面前）現在這差使交給你吧。你得練習練習，以後也好胆大點兒。（甲呆着不接皮

鞭）什麼？你不聽命令嗎？（×兵A.即用刺刀對甲，甲無可如何接過皮鞭）快點兒！（甲慢慢地

走到瓜棚下；看看吊着喘氣的李山，再看看手裏的皮鞭，爲難地想着。）嘿！好不識抬舉的傢伙。

（對部下）聽着，實彈準備！

（×兵A. B.迅速地舉槍對準甲）

偽（也用手槍對甲）混蛋，你再不動手？

甲（痛苦地揮鞭亂揍，李山慘叫，漸昏去。村民們掩面低頭哭泣。）

少 哈哈！笑聲未畢，突然山谷間發出一聲尖銳的口哨。少尉與×兵A. B.及偽隊長，皆大驚失色）

什……什麼聲音？（全場靜聽。較近又一聲口哨，接着槍聲兩響）

偽（慌張）少尉，義勇軍……土……土匪又來了！

少 快……快命令前面截住，別讓他們衝過來；你馬上去指揮，我……我要走了。

(在混亂中村民四散逃下)

探子 (由左邊上場) 報告隊長，義勇軍四、五百人，已經從帽兒山衝過來了，正向這兒四面包圍。

僞 快去命令第一大隊截住!

探 不行，第一大隊完全變了!

僞 (急) 什麼，變了!

探 是的。都投降義勇軍去了。

少 (頓足) 糟糕! 糟糕! (突然遠遠有急切地前進的軍號聲)

僞 這……這是?

探 這就是義勇軍的軍號。

僞 快去通知第二大隊來救援! (探子行禮下)

少 (對部下) 快預備馬，快點啊!

A 剛才你沒有騎馬來，少尉。

少 啊呀，啊呀! 糟透了! 快走，快走，(少尉與×兵A、B向右邊逃下)(軍號聲又起)

僞 弟兄們向四面散開，快點兒(僞兵都注視着不動，僞隊長發覺有點詫異，緊握着手中的槍，恐慌

地）你……你們……你們預備幹嗎？

甲 我沒有槍，怎麼能夠去打。

偽 沒有槍？（正回頭向後邊看；甲即冷不防對準偽手一皮鞭，偽的手槍被打落地，甲即拾起，偽撲過去爭奪，乙便舉起步槍對偽的腦袋一槍托，偽搖搖欲墜；甲順勢一槍，偽應聲而倒，此時軍號聲漸近）

甲 （舉起手槍）兄弟們：是時候了，快追上去啊！把鬼子抓過來，替咱們中國人報仇！

（太陽放着最後的光彩）

乙丙丁 （同喊）是的，我們追上去啊！（同向右邊衝出）（更近的軍號聲和着急馳的馬馳聲。村民們在後台一片熱烈的呼聲）

台後 李海！李海！（接着村民們擁着李海——一個青年的義勇軍官從左邊來）

李海 （見李山吊着）啊呀，哥哥！

（大家幫着忙把李山放下，李海扶着李山在棧上坐了，大家圍視着。）

海 哥哥，我回來了，醒一醒啊！哥哥！

山 （睜開眼）弟弟！（瞑目死去）

海哥哥，（搖）哥哥！（淒然）

（在大家憤怒的沉默中。遠遠有兩響槍聲，太陽暗落。幕沉沉地落下。）

導演說明

這個劇本所表現的中心點是義勇軍如何產生，絕不能誤會做單純的東北人民痛苦的暴露。所以劇的最高潮是放在李海的出現這一場，而不是吊打李山的一場。導演的人首先應把整個劇本情緒的進行作這樣一個瞭解：

第一段，從開場到少尉等人上來之前，這是一個平靜的階段。對於全劇說呢，是一個幫助觀眾了解戲里所發生的事情，也就是把觀眾引到問題中來的階段。在這時，應努力使觀眾明白此時此地的苦楚，所以在這時，本地風光就得注意抓緊。如斜陽，飢餓的情緒，焦急着想回去做活的心情，等待着，不知會發生什麼事的恐怖心情，都應一一強調起來。偽兵甲的同情應當理解做受了羣衆情緒的感染而加深的，切不可機械地把他處理成一開場就同情得不得了。

第二段，從偽兵乙說鬼子來了那時起，就一變而為緊張，恐怖的空氣應當趕走了所有的情緒。越到後面越緊張，直到山谷間發出一聲尖銳的口哨時才轉變。這段特別應當注意，啞巴的那一場不要

使得觀衆看了好笑，而要他們痛恨這班人即使對殘廢的人也沒有同情。在馬二嫂的一場，切記不可讓觀衆因了她的痛罵而痛快，要使觀衆感到這是一個可憐的女人，在不顧死活地拚命；替她擔心，希望她不致吃虧。李山的一場，李山本人應當極善良、軟弱、胆小，使觀衆充份同情他。偽兵甲被迫打人時，應當強調，使觀衆生出他也許馬上會鎗斃的心思。總之，這一段是應努力把觀衆的憤怒情緒提高，但決不要給一點點機會，讓他們發生快意地報復了的情緒，因為這樣一來，後面李海的出現就不成其爲高潮了。

第三段，從山谷中的口哨直到末尾。這中間包含着一個全劇的高潮，但這個高潮只在後台喊着「李海李海！」的一刹那。這喊聲應當是一種強有力的歡呼，應當使觀衆起一種「久旱逢甘雨」的快感。李海這人，應當充份地成爲李山一個強烈對比的人物，剛強，勇往直前。最重要的，應當使觀衆覺得只有這樣的人才是最需要的人物。結尾李山的死，是一個悲哀氣分籠罩着的靜默的收束，應當沉重，遲緩。太陽的落下，即是舞台的漸暗，應當做得恰如其時，不能太早或太遲。最好在李海扶着李山的時候，舞台的光度已經有了相當的變化。等最後一句辭台完結之後，還不要馬上落幕，要讓燈光的漸暗繼續約十秒鐘。幕落時，應如劇如劇本所指示，「沉沉地」也就是慢慢地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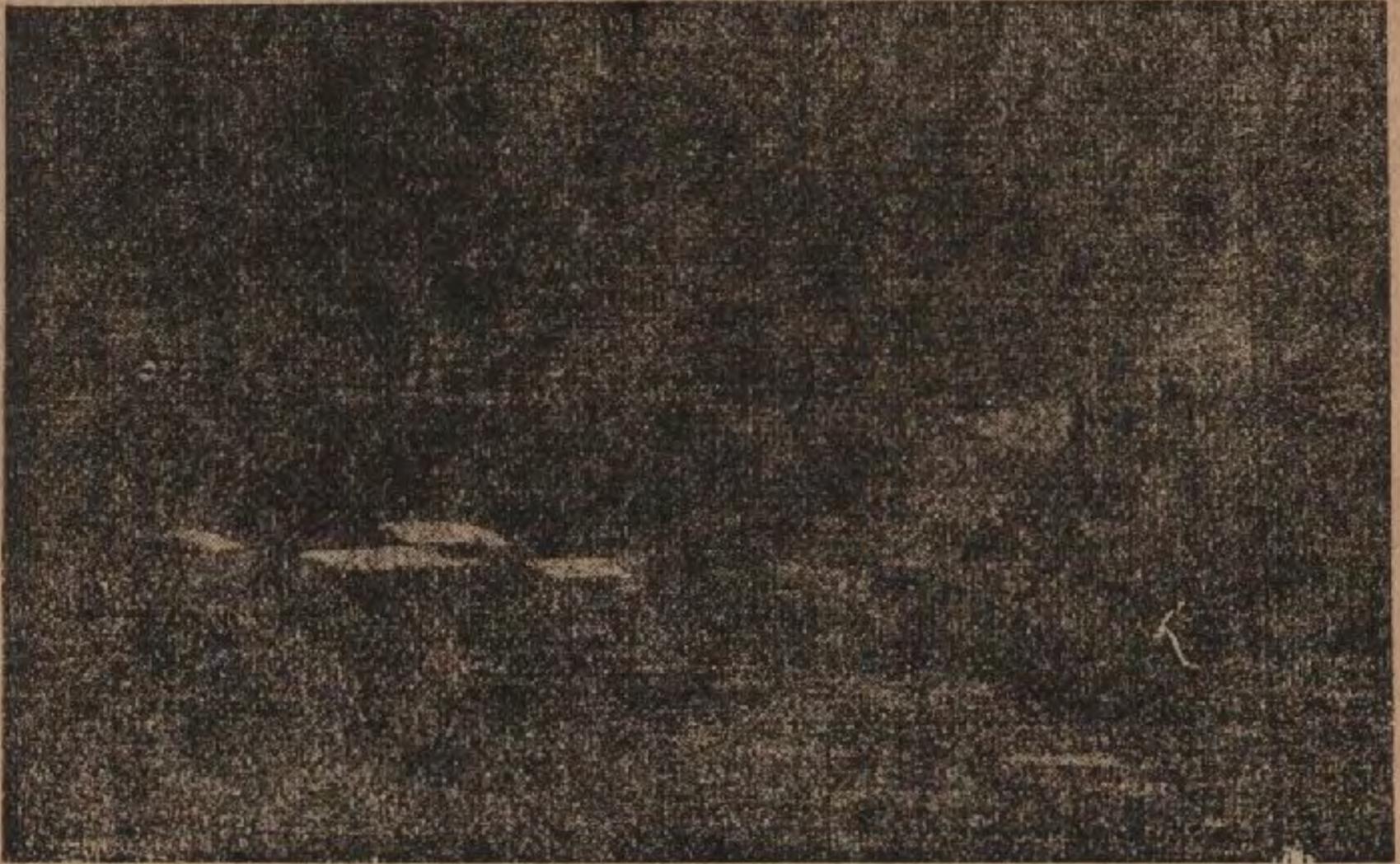
（張庚）

夜

(邊江浦黃)

——劇幕獨——

泯章



夜 (黃浦江邊) (獨幕劇)

人物： 摩登青年

摩登少女

巡捕甲、乙

失業者

佈景： 黃浦江邊，月夜，碼頭上，那裏堆有幾個柏木箱和琵琶桶。

開幕時： 空場，台左外有碼頭工人們搬運貨物時的聲音：「杭唷，杭唷！」台右外有女人的歌聲。

那歌聲伴着一個摩登少女走上，後面跟着一個摩登青年。

少女： (唱着)……

青年： 你到底答不答應呢！

少女： (不理，仍然哼着)……

青年： (等一會兒)你不答應，我就跳黃浦了。

少女：你跳好了。

青年：（衝到江邊，可一下站着不動）……

少女：怎麼不跳呢？在這樣的月夜裏，你要跳下去，那才美呢。正像你上次寫的那首詩上所說的：

有那明亮的月光照着你，

有那多情的月姊伴送你，

投到那水波的溫懷——

你就永久沉醉在這溫懷裏。

青年：得了，你別取笑我了，好嗎？（走過來）

少女：我的懷是冰冷的，你就投到這黃浦的「溫懷」裏去吧。（轉身走開）

青年：瞧，同這黃浦江吃起醋來了，真是笑話。（逼近）

少女：笑話，笑話！你去投你的，別來糾纏我。（走開）

青年：我怎麼捨得你！（跟上）

少女：捨不得我，怎麼剛才又要去跳黃浦呢？

青年：要不是爲了你呀，我剛才真會像我最崇拜的大詩人李太白一樣投水捉月去了。

少女：（轉過身來一鞠躬）啊，真對不起，我妨害了你這位詩人的美夢了。

青年：不用說這些廢話了。你答不答應我？

少女：應答你什麼呀？

青年：你別裝傻了！

少女：你才裝傻呢。

青年：雲，我對你還要怎樣……

少女：我早知道了。

青年：那你就應該答應我呀。

少女：爲什麼？

青年：這還用問！

少女：我不知道，怎麼不問呢？

青年：問，問，你問好了。

少女：好，那麼，爲什麼一定要我答應？答應什麼呀？

青年：天曉得。唯，你究竟答不答應？

少女：天曉得。

青年：（急了）我真非投黃浦不可了！

少女：要是你怕跳下去淹死了，你就帶上個救命圈跳好了。

青年：（好像很氣憤似的，奔向江邊）……

（巡捕甲、乙本來早在左邊偷望，這時急忙跑來抓着那青年。）

巡捕甲：你想幹麼？

青年：沒幹麼；我們是……夫……妻……

巡捕甲：誰管你什麼夫妻不夫妻。

巡捕乙：你爲什麼要跳黃浦？

青年：啊，跳黃浦誰說要跳黃浦？

巡捕甲：你剛才不是往那裏跑嗎？

青年：哈哈，哈哈……我這樣的人跳黃浦……哈哈……哈哈……（挽着少女由右下。）

巡捕甲：他媽的，真倒楣！

巡捕乙：我們就在這兒歇歇吧。

巡捕甲：現在常有人跳黃浦，真他媽的麻煩！

巡捕乙：有些傢夥真不應該救他。

巡捕甲：那些傢夥不應該救？

巡捕乙：比方剛才那個傢夥，要是真的跳下去了，真不值得救。

巡捕甲：爲什麼？

巡捕乙：吃飽了飯，正經事兒不幹；軋拚頭軋得不耐煩了，想去死。真是沒有出息！

巡捕甲：依你說，那一樣的人才值得救呢？

巡捕乙：那些沒飯吃，逼慌了，不得已才去尋死的人。

巡捕甲：依我看，那些沒有飯吃的人才不應該救；救起來還是只有餓肚子。這樣倒不如讓他們死了

的乾淨。世上的窮鬼要是都這樣給死光了，那就不會有盜匪和別的亂子了。這樣我們也就

少許多麻煩了。

巡捕乙：你這才叫作夢呢。窮人死得乾淨嗎？這個年頭兒，窮人不但越來越多，大家還都是在那裏拚

命硬幹。

巡捕甲：拚命硬幹！結果還是抱着個空肚子。

巡捕乙：這總比跑去自殺強，再說，拚命硬幹，總有一天會翻身的。

巡捕甲：就像你一樣，是不是，從前窮得一個大餅都吃不起。沒有來跳黃浦，現在可翻了身了。

巡捕乙：當巡捕是翻身？笑話！

巡捕甲：怎麼的？你還想作大官兒，當大資本家，這才算是翻身？

巡捕乙：那是翻下去，不是翻上來。

巡捕甲：你的翻上來又是什麼呢？

（左邊遠處送羣衆吶聲。）

巡捕甲：這是什麼？

巡捕乙：這就是那面的碼頭工人在那裏「翻身」。

巡捕甲：他媽的，我們去看看。

巡捕乙：我不去。

巡捕甲：爲什麼？難道你贊成他們嗎？

巡捕乙：……

巡捕甲：是不是？

巡捕乙：是什麼；大概他們已經有人在那裏了。

巡捕甲：……

巡捕乙：你瞧，（指左邊）那裏來了一個什麼人，那樣鬼鬼祟祟的。

巡捕甲：不是反動分子，就是跳黃浦的。

巡捕乙：往這裏來了，我們躲起來，看他到底是幹什麼的。

（巡捕甲、乙躲到貨箱後面，空場片刻。）

失業者：（走上，張望了一下。）這裏可沒有人了。

（拖着沉重的腳遲慢地走到江邊，停了步，仰望了天空，又俯視着流水。——巡捕甲、乙都伸出頭來。——一下迴過臉來，——他們又縮下去了。——一把抓着自己的頭髮。）

我就這樣……這樣……

還有老婆，孩子……

（垂下手來，呆呆地釘在那裏。）

稍微有點辦法，李富申

那傢夥的印子錢不逼得那麼緊，

我怎麼會……誰甘心就……

（轉身走下石級，無意中摸着那隻斷臂。停步。望着它，苦笑，瘳笑浮現在嘴上。）
我要是不折斷這胳膊……

他媽的，像牛馬一樣。

爲他們資本家吃苦頭，

現在，爲他們賺錢給胳膊折斷了，

就一脚踢了出來，理也不理了！……（坐在石級上）

跑了他媽的這許多天……

上海雖說大，可沒有容我的地方！

這個鬼世道，

你天天苦，年年苦，

得不到一飽！

有些個傢夥可坐在高房大屋裏

穿好的、吃好的，隨便享他媽受！……

我的老婆，孩子還在家裏望着我，

我……我拿什麼回去……

餓，餓，真要把我們餓死嗎？

（他的頭昂起來，又被那隻強壯的手一下抓下去了。手指與頭髮緊張地掙扎了一會。頭慢慢地拾起來，手也慢慢地鬆下來，張大着兩個吃驚的眼注視着，慢慢地起來。）

你，你，你怎麼跑到這裏來？

餓？餓，我有什麼法子！

你在罵我不回來，埋怨我養不活你？

不？不——不相信。

你埋怨有什麼用！自己想法子好了。

你也是個人，還比我多一隻胳膊。

你爲什麼不自己找飯吃，

要來累我——累死我！

怎麼，你哭，笑什麼？

你難道不應該自己找飯吃嗎？

你找不到？你找不到……

是的……是的……是在這樣個鬼社會裏，

我們男人都找不到，你們女人更……

我錯怪你了，別傷心了。

（走過去，像安慰對方似的。）

怎麼，你把孩子也帶來了？

狗兒，可憐你瘦成這樣了！

你爸爸……使你餓

狗兒，我可憐的孩子，你這點大，就……

孩子，爸爸害——害了你，

不，不對，我何嘗不想使你

吃得飽飽的，長得胖胖的！可是……

可是這個鬼社會……

你真該生在別的人家……

你哭……哭什麼……

快把他帶走，我聽不得這哭聲！

快，快帶走！

這哭聲我忍受不着！

快，快！

（退到旁邊，迴過臉去，忽然又看見一個可怕人似的，忙後退。）

李……李大爺，真對不起。

還要請您寬待一時。

不能？我真沒有法子。

我一家人幾天沒有飯吃了。

是的，是的，求您大發慈悲，實在沒有法子！

什麼，吃官司……抓我？

不能，不能！

我還有老婆孩子等着我……

不能，不能！

（退向江邊。這時，巡捕甲、乙衝出來，捉着失業者。）

不能，不能，我不能去，求您再寬限幾天！

見你的鬼！（打一耳光）

巡捕乙：（阻甲）老鄉，醒醒！

失業者：（釘睛一看，莫明其妙）……

巡捕甲：你爲什麼要跳黃浦？

巡捕乙：得，得，還問他這個，何必使他再難過呢。

（對失業者）老鄉，這個年頭兒，什麼事兒都得拿出點勇氣來，耐性點兒。眼前不好，還有將來。

失業者：……

巡捕甲：（還要說什麼似的。）

（左方遠處有嚷叫聲，警笛聲……混成一團送了過來。）

巡捕甲：糟了，那邊兒的碼頭工人鬧起來了。我們趕快去吧。

巡捕乙：（不欲去）他們已經有人在那兒，我們還……

巡捕甲：什麼？（眼釘着對方。）你想什麼？

巡捕乙：（只得去，可又有點不忍就走）老鄉……

巡捕甲：走，管他的，少廢話了！

（巡捕乙只得跟着甲下。）

失業者：

（目送着他們下，聽着遠處的那種有力的交響樂，他彷彿爲當前的那種偉大的音樂所感動了，在他那疲憊的身軀中，不，心靈中，注入了一種「生力」這「生力」在他的整個的存
在中作用着，漸漸使他那曲着的腰伸直起來，垂着的頭昂起來，臉上烏雲也漸漸消逝去，光
輝也就漸漸浮上來。這時他是另外一人似的。注視着，聽着那面的交響樂，不知不覺地，沉着
地走向那面去了。）

（幕）

排演說明

「夜，」或者叫「黃浦江邊，」這是一個抒情的、詩的、漫畫的劇本。

排演本劇時，最要緊的是要能够把握住情緒，創造出理想的真實的氛圍來，才能達到成功的境界，收得預期的高度的效果。

前段摩登青年男女的一段戲，要做得輕鬆活潑，簡潔明朗，而不流于庸俗。

兩個巡捕的個性要顯明誠切。在失業者拖着沉重的腳遲慢地走到江邊，停了步，仰望了天空，又俯視着流水，這兩個巡捕都伸出頭來……又縮下去的時候，要整齊嚴肅。千萬不可凌亂和輕佻，甚而致于一扮鬼臉，一引觀眾笑，以致破壞了空氣。

失業者在獨自時的動作要清楚肯定，而放得開。能緊緊地把握住深摯的情緒，才能有發展，有變化，有韻律。最後的感動與醒覺要有過程，過程要清楚沉重有力，給人以深刻的認識和印象。

佈景要是沒有江邊、月夜的情調，音響效果要是不能自然而有力，那末全劇所預期的效果就頗不易獲的。這是要演出者特別注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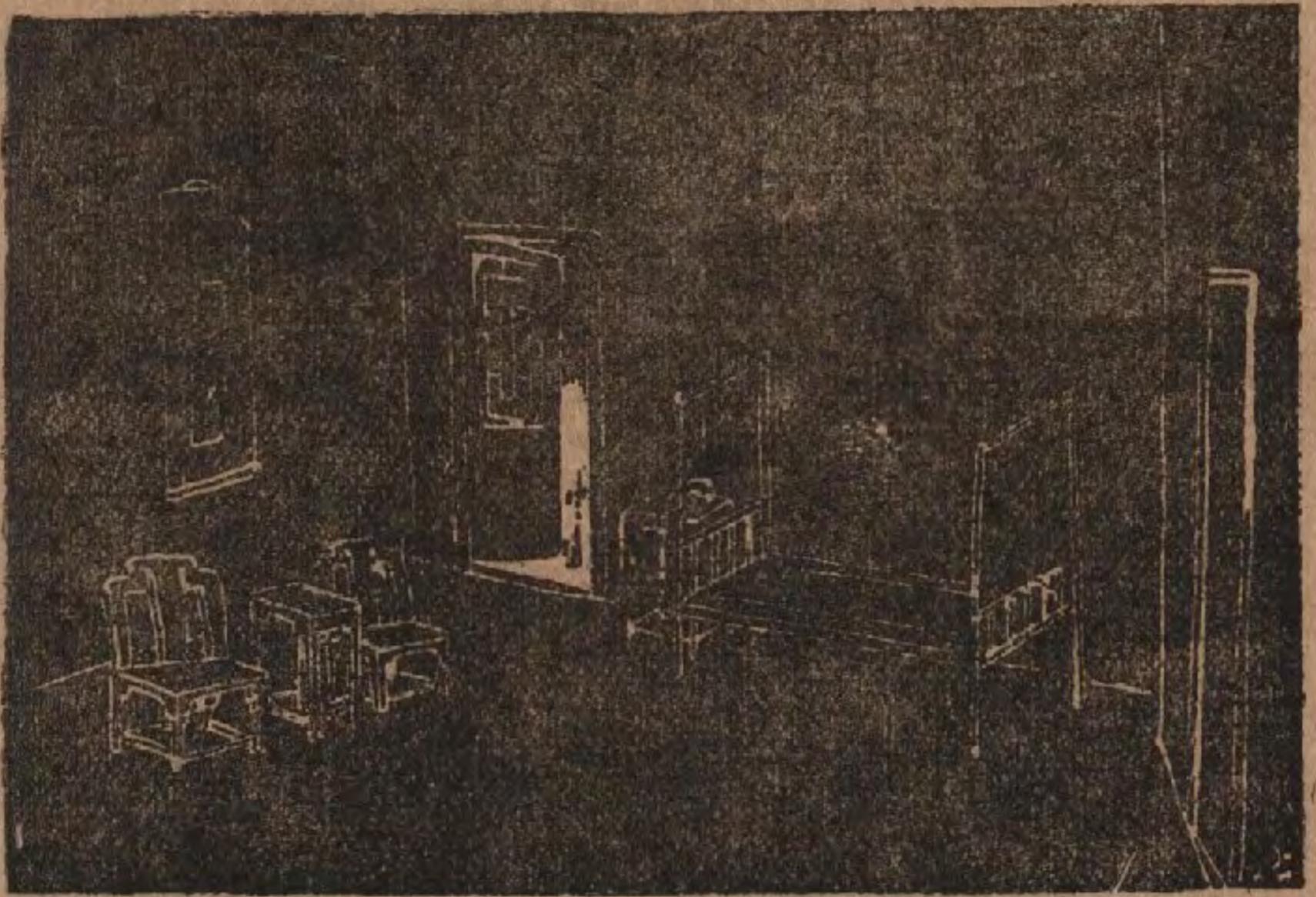
（尤兢）



高 壓 下

— 獨 幕 劇 —

舒 非



高壓下（獨幕劇）

時間：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

地址：北平

人物：趙氏——五十來歲

張嫂——二十五歲以上，她的大兒媳婦

桂生——二十歲，趙氏的小兒子

王媽——女僕

浪人甲、乙兩人

警察一人

佈景：一個過道房，有兩個門：正壁右角的門是通院子出街道的，左壁的門是通裏面廂房，廚房等等的。房內的佈置很簡單，正面有個木床；旁邊有個桌子，上面擺着個座鐘；兩邊還有椅子等等。很明顯地可以看出這些都是臨時設置的東西。

幕啓時，正是早晨的時候，趙氏和王媽正在忙着佈置床鋪。

張嫂 (不安地從左門出來，看一看桌上的鐘，又畏縮地去望一望外門；回過頭來向趙氏) 媽媽。

趙氏 (不同答) ……

張嫂 媽媽!

趙氏 (瞪了她一眼，想說話旋又吞住，只管床鋪) ……

張嫂 媽媽……

趙氏 老是「媽媽，」「媽媽」嚷什麼呀?

張嫂 快到九點鐘了。

趙氏 九點鐘? 十點鐘又怎麼呀?

張嫂 鬼子就要來啦。

趙氏 鬼子來叫媽媽就有用嗎?

張嫂 那怎麼辦呢?

趙氏 真是廢料!

張嫂 (要哭的樣子) 怎麼好?

趙氏 看你，怕得好像耗子見了貓似的，老在屋子裏轉，也不會幫着弄一弄。

張嫂 (哭)……

趙氏 得了吧，我的祖宗！你還是趕快去叫你弟弟回來吧。

張嫂 今天也不曉得他在不在呢。

趙氏 你昨天不是說他的同學說了他晚上會回學校的嗎？

張嫂 他的同學是那麽說。

趙氏 那麽你就去得啦。

張嫂 不在學校又怎麼樣？

趙氏 不在學校你就留下話給他的同學：叫他回來時馬上回家，說家裏要出亂子了。明白嗎？

張嫂 曉得。

趙氏 那就趕快穿多點兒衣裳走呀！

張嫂 是。(進去)

趙氏 王媽。

王媽 是。

趙氏 要是等會兒鬼子來了，就說這地方是你一向住着的，你說昨天不過把鋪蓋拿去洗了吧了。

王媽 是的，太太。

趙氏 你要胆子放大點兒呀。

王媽 曉得，太太。

（正在這時，外面忽然傳來敲門的聲音，嚇得她們慌張起來。）

趙氏 糟了，鬼子真來了。

王媽 （惶惑地）真是呢，太太。（敲門聲又響）

趙氏 你去看看。

王媽 （畏縮地）太太，怎麼辦？

趙氏 你去呀！

……（王媽正在遲疑中，張嫂一面包着頭巾，一面匆忙地從左門出來想往外門去。）

趙氏 （擋着她）別忙，鬼子已經來了！

張嫂 （嚇得一跳）啊？

趙氏 進去，你進裏面去！

張嫂 喲，媽媽，怎麼好？

趙氏 你進去再說！（把張嫂推進裏面去；向王）王媽，你去看呀！

（王媽無可奈何地向外門去。趙氏扣上左邊的房門不。一會聽到王媽的聲音）

王媽 （在外面院子裏）啊，是俺回來了，少爺……

桂生 （在外面）是。

王媽 喝喝，我以爲……我以爲……

桂生 怎麼？我媽呢？

王媽 （跟在桂生後面，邊說邊進來）在裏面。喝喝！我跟老太太以爲是鬼子來了呢。

桂生 是嗎？（向趙氏）媽媽。

趙氏 喲，孩子，是你回來啦？

桂生 是，媽。

趙氏 真好。冷不冷？

桂生 不冷。

趙氏 （僥倖地）啊，這就好了，這就好了。（向王媽）王媽，你快去生火爐去吧。

王媽 是。（下）

桂生 說是嫂嫂昨天去學校找我來，是不是媽？

趙氏 正是。唉，現在真糟糕，孩子。

桂生 什麼事，媽媽？

趙氏 唉，從昨天到現在，我真要急死了！

桂生 爲什麼呀？

趙氏 昨下午，突然有兩個鬼子闖進來，口口聲聲說要「看房子，」「看房子。」我說「我們這裏的房子都是自己住着的，沒有空房子出租。」但是他們不聽，一直衝進裏面去。

桂生 啊？

趙氏 可不是到處亂跑，連我跟你嫂嫂睡的屋子都要去推開來看。

桂生 真可惡！後來怎麼樣？

趙氏 後來兩人鬼頭鬼腦不曉得在說些什麼。臨了就说這個過道房很清靜，要把這地方給他們住。

桂生 真是豈有此理！

趙氏 我對他們說這也是我們住着的，但是他們不睬，硬說要今天清早搬來。你說伽羅不倒霉啊？

桂生 他們說過今天清早搬來嗎？

趙氏 是的。所以我現在就想先在這兒攔好一個床，叫王媽暫時睡在這兒，如果等會兒鬼子真的來

了的時候就說這地方的確是王媽一向住着的。你想怎麼？

桂生 這樣也好。那麼，（從裏面望了望）啊，嫂嫂呢？

趙氏 她在裏面。正想再去找你哪，要是你遲一步回來，她又耍白跑一趟了。

桂生 是嗎？

趙氏 可不是？唉，桂生，你昨天去了什麼地方，爲什麼你嫂嫂去學校找你找不着？

桂生 昨天我去城外清華大學開會去了。

趙氏 開會？

桂生 是。

趙氏 開什麼會？

桂生 開救國會。

趙氏 哎，孩子，以後你可要當心，別去弄出什麼亂子來。

桂生 這不會有什麼的，媽。

趙氏 不會有什麼？從前你哥哥還不是這樣被喪掉的嗎？

桂生 你別老想着那些了，媽媽，現在的情形真不容許我們不管呢。

趙氏 但是，孩子，你要想想，我現在是只靠你一個了。

桂生 我知道，媽，要是北平給鬼子佔了，去就什麼都完啦。

趙氏 怎麼北平會給鬼子佔了去？

桂生 你還不明白，媽？現在我們自己的房屋鬼子都敢來霸佔，難道將來他們就不敢一樣的霸佔整個的北平嗎？

趙氏 我想他不會有那麼大胆吧。

桂生 爲什麼不會？東三省不是早就給他霸佔去了嗎？

趙氏 這裏到底是北平哪。

桂生 一樣的，媽媽，要是我們中國人不起來反抗，何止這一個北平？連南京他都要佔去呢。

趙氏 唉，現在的世界真不像樣兒了。啊，一講起話來我又忘記了，你早上還沒吃過東西吧？（向裏面叫）王媽，你生好火爐就去燒兩個鷄子兒給少爺，廚子裏還有麵條兒哪。（王媽在裏面應）

桂生 不，媽，我不要吃。

趙氏 怎麼？

桂生 我不餓，並且我也沒有空。

趙氏 你要怎麼？

桂生 我就要走了。

趙氏 你要走？

桂生 是。

趙氏 你走那兒去？

桂生 我要趕快去參加今天的救國會去。

趙氏 （莫明其妙）怎麼？你剛才不是說救國會昨天已經開過了嗎？

桂生 昨天開的是幾個學校的籌備會，今天開的才是正式的全體大會。

趙氏 這怎麼使得？

桂生 不要緊，媽，今天是全北平的大小學生和老百姓都參加的。

趙氏 唉，孩子，這我不放心你去。

桂生 這是不能不去的，媽媽。

趙氏 不，你不要去！

桂生 國家亡了的時候，我們到那兒去過活？

趙氏 不，我不給你去。

桂生 做一個亡國奴是比死還要難受的。

趙氏 無論如何我不給你去。

桂生 （想要走的樣子）我一定要去！

趙氏 （擋住他）不行！現在家裏的事情你捨得撇開全不管嗎？

桂生 家裏的事另想辦法好了。

趙氏 有什麼辦法想？家裏一個男人都沒有，全是娘兒們，回頭鬼子來了，你叫我怎麼辦？

桂生 那麼就叫王媽去請她丈夫過來關照兩天好了。

趙氏 要請人家總是麻煩的，頂好是你留着，一來對鬼子容易說話，二來也不用我擔心你。

桂生 媽媽，我剛才不是說過，這是不能不去的嗎？要是是國家給人搶了，去死守着自己一個家又有什麼用？

趙氏 孩子，你歇一歇吧。

桂生 不，媽媽，（看看鐘）現在時候不早，我要走了。趕快叫王媽去叫她丈夫來吧。

趙氏 (生氣) 什麼？你眞的一點都不聽我的話了嗎？

桂生 媽媽，我已說過……

趙氏 (打斷他的話) 你不要叫我「媽」！

桂生 (痛苦地) 媽媽……

趙氏 (停了半天) 你現在已經不是個小孩子了，凡事也得仔細想一想。我已經到了這個年紀，現在就是有槍都跑不過人家了；你嫂子嗎，胆小得好像耗子似的，只要有一丁點兒的事情都就害怕得要死。要是回頭鬼子來了胡鬧一場的時候，你可叫我怎麼辦？你得爲我想一想呀！

桂生 (不作聲)……

趙氏 前回上條胡同不是有家人家被鬼子霸進去住，攪得娘兒們無處安身嗎？

桂生 (還是不作聲)……

趙氏 要是家裏沒有什麼事情，我也不一定要勉強你的。來吧，孩子，別老是這副脾氣呀！

桂生 我今天不去是不行的。

(正在這時，張嫂從裏面邊說邊出來。)

張嫂 (頭髮蓬鬆，滿身醜髒) 唉呀，阿彌陀佛，眞把我嚇死了。弟弟，是你回來了嗎？

桂生 是。

張嫂 (大大的鬆了一口氣) 啊,這就好了。

趙氏 (對張嫂) 怎麼回事?全身弄得這個樣兒?

張嫂 啊,喝喝,剛才嚇得我要死,我以為真是鬼子來了,害我伏在鷄窩後面躲了半天,啊,全給弄髒了。

趙氏 孩子,將就點兒吧,你看你嫂子害怕得多麼可憐。

桂生 不,我要去。

張嫂 你還要走?不要走了,現在回來就再好沒有了。剛才我真怕得要死呢。

(說到這裏偶一回頭,便發現兩個浪人拿着鋪蓋從外面進來,嚇得她「呀」的一聲叫起來)

趙氏 (愕然) 噯,王媽真荒唐,剛才門都不閉好! (對着張嫂) 去,你快進裏面去。(兩人急入)

桂生 (對浪人) 想怎麼樣,朋友?

浪人甲 (手裏拿着的鋪蓋毫不遲疑地放到那剛搭好的床鋪上去) 搬來這裏住呀。(回頭對浪

人乙) 你看,多方便?現在床也替我們安好了。

浪人乙 (也趕快將手裏抱着的鋪蓋拋到床上去) 客氣,客氣,喝喝,那個小娘子害羞哩。

浪人甲 喝喝,不要緊,過兩天熟了就好了。(向桂生) 喂,你是什麼人?

桂生 我是這裏的主人。

浪人甲 主人？

桂生 是的。這是我們住家的地方；而且也沒有空房子出租，所以請你們兩位不要爲難。

浪人乙 嘻，我們昨天已經看好的了，你不曉得，你去，你去！

桂生 昨天你們雖然來過，可是我母親是沒有答應你們的。

浪人甲 什麼答應不答應？

桂生 這房子是我們自己住着的呀。

浪人甲 這裏是沒有人住的！

桂生 有的，這是我們的老媽子睡的。

浪人乙 胡說，這裏昨天還是空着的。

桂生 昨天是湊巧老媽子把舖蓋拿去洗去。真的，這裏的確是不能住，請你們相信。

浪人乙 我不相信。

桂生 事實的確是如此，這裏不能住，朋友。

浪人甲 你要怎麼樣？

桂生 對不起，請你們找個另外的地方吧。

浪人甲 另外什麼地方？

桂生 那隨你們便，比如旅館，公寓，隨處都很多。

浪人甲 我們不住旅館，也不住公寓，我們要住民房。

桂生 民房也可以，不過你們就得去找那些空着出租的地方去。

浪人甲 什麼地方是空着出租的？你找給我看。

桂生 那得由你們自己去找。總之，要是他出租的，你們付給他們租錢，他會租給你們就是了。

浪人甲 我們找的就是這裏。

桂生 唉，朋友，這是我們自己住着的地方呀。

浪人乙 別跟他多說。混帳！老是那一句話。

桂生 請你不要生氣，朋友，我們可以慢慢兒照道理講。

浪人乙 我不要聽你那狗屁道理！

桂生 嗯，不講道理怎麼使得？

浪人乙 誰不講道理？你不把房子給我們住才是不講道理！（向甲）別理他，我們鋪床吧。（他想去

解鋪蓋)

桂生 (制止他) 不行，你們不能這樣強蠻!

浪人乙 什麼強蠻? (舉手要打桂生) 你敢動我?

桂生 (立刻抓住把椅子) 你別動手!

趙氏 (包着頭巾，急忙地從裏面出來，看見桂生，趕緊阻止他) 慢着，桂生，我去叫警察去。(鎖上裏門，立刻往外門跑，邊走邊說) 別跟他們動手，看着別讓他們進裏面就得了。

浪人甲 小伙子，你別這樣兇，老子一下就可把你打死。

桂生 我沒有什麼，你們搬走呀。

浪人甲 搬走? 哼，我們才不搬呢。

浪人乙 讓他們的警察來了再談吧。

浪人甲 對了，就看看他們的警察來了有什麼辦法。

浪人乙 哼，警察，簡直像腳底下的螞蟻似的，哈哈。

桂生 (拍着床上的行李) 喂，請你們講點道理好不好?

浪人乙 (兇狠地) 叫你別動，巴格! (舉手就一拳打去)

桂生 (怒不可止，急將他們放在床上的箱子鋪蓋等一齊往門外擲去) 滾你媽的蛋——媽的

——滾——滾!

浪人甲 哎呀，哎呀！好大狗胆巴……巴格…… (提起椅子衝過去)

浪人乙 (也用椅子打) 做死他！做死他！

桂生 (一樣的拿椅子應戰) 來，強盜，我今天就同你們拚命！你們這班強盜——強盜！(混戰中，浪

人乙一次被打倒) 強盜……

浪人甲 可惡——可惡！(越打越兇。甲看情形不妙，便從身上掏出手槍來，對準桂生連放兩槍) 收

拾你的狗命！

(槍聲響時，趙氏剛好帶着警察來到門口；桂生受了傷，側着身快要倒下去了)

趙氏 (趕到桂生身旁，他已倒地了) 哎喲，哎喲！天哪！救命呀，救命呀！

桂生 (還想起來再打，掙扎着) 拚——拚！媽媽，今天跟他們拚了拉倒…… (但是趙氏止看他)

警察 (向浪人甲) 怎麼回事，先生？

浪人甲 嘻，豈有此理！這狗東西敢來打我們，嘻，你看，可惡！

浪人乙 把他拉上區去！

趙氏 天哪！這真是冤枉！警察先生，是他們霸佔人家的房屋，又開槍殺人啊！

警察 （瞥了一眼桂生，又向浪人甲）先生，他現在已經受傷了，你不應該開槍的。

浪人甲 唔，開槍開槍是自衛的！

警察 （稍停，無可奈何，又看了看地上的桂生，向趙氏）爲什麼要惹到這班人？如果自己先不把房

子租給他們，可不是就沒事了嗎？

趙氏 哎，先生，你弄錯了，這並不是我們租房子給他們，而是他們蠻不講理來霸佔的……

警察 不用多說了，（指着桂生）你趕把他扶進裏面去給他包紮包紮吧。今天是連醫院都不能去，

現在在外面全戒嚴了。

趙氏 （懇求地）喲，那怎麼好呀，先生？

警察 在目前有什麼辦法？太太，大家不合心，一個人拚死也沒用。

趙氏 真冤枉呀，先生……

警察 要是大家爭氣的話，他們敢這樣放肆嗎？

浪人乙 （扭着警察的肩膀一轉）你說些什麼呢？

浪人甲 抵賬，滾蛋！

浪人乙 (一脚向警察的屁股踢去) 滾——滾!

警察 (被踢着往門外走) 你別動手……

趙氏 啊啊! 警察先生, (追去) 怎麼樣呀? 救命呀! 警察先生, 救命呀! (絕望地回轉身來, 伏到地上

躺着的桂生身上去) 孩子……

桂生 (無力地舉起手來撫慰趙氏) 媽媽……

(浪人甲, 乙在旁邊作着勝利的狞笑)

提出幾點排演「高壓下」時的注意

「高壓下」是一個適合的移動劇場, 或者是小規模公演 (各學校工廠劇團等) 的劇本。

佈景人物都很簡單, 隨時隨地都可以搬上舞台的。

它是一個寫實的, 同時也含有象徵意味的劇本。

北平的一家居戶, 固然會受到如劇中一般情景的苦痛, 但要知道中國北方的全部——或許在不久的將來, 中國的東南西北的全部, 都全受到強鄰的迫害——劇的重心, 大約是這暗示的一點。

——幕——

因爲故事的進展單純，劇中人物的個性不複雜，（無內心的矛盾等等）所以只要有熱情的青年，都能够很逼真的地表現出它來。演技固然是需要，熟練的演員固然是更可以得到劇的效果，但如這樣的劇本，就是初上舞台的人，也不致于失敗，只要有熱情，只要了解劇本的意識，儘可大胆地一試。

導演者，只要不要使這個劇流入沉悶，或鬆懈，便可以得到較好的效果。

第一，得先注意到舞台的空氣，像如有某一種不安的勢力要襲來似的，舞台上要有一種不安和恐怖的气氛。

第二，張嫂從躲在雞窠後出場，不要使她滑稽，而得注意她，強調她的可憐和畏懼。

第三，浪人的出場，得注意他的動作和表情，最好是有鄰邦的特徵。

第四，桂生由悲忿而進展到鬥爭的過程，必須緊張。

第五，全劇沒有鄰居者的出現，是一個缺點，假使能加上鄰居的畏縮，旁觀，和桂生對於鄰居者的警告，那麼說不定對於劇旨更可以明白一點。——這不過是我個人這樣想。導演者或者可以加進去。

（在警察上場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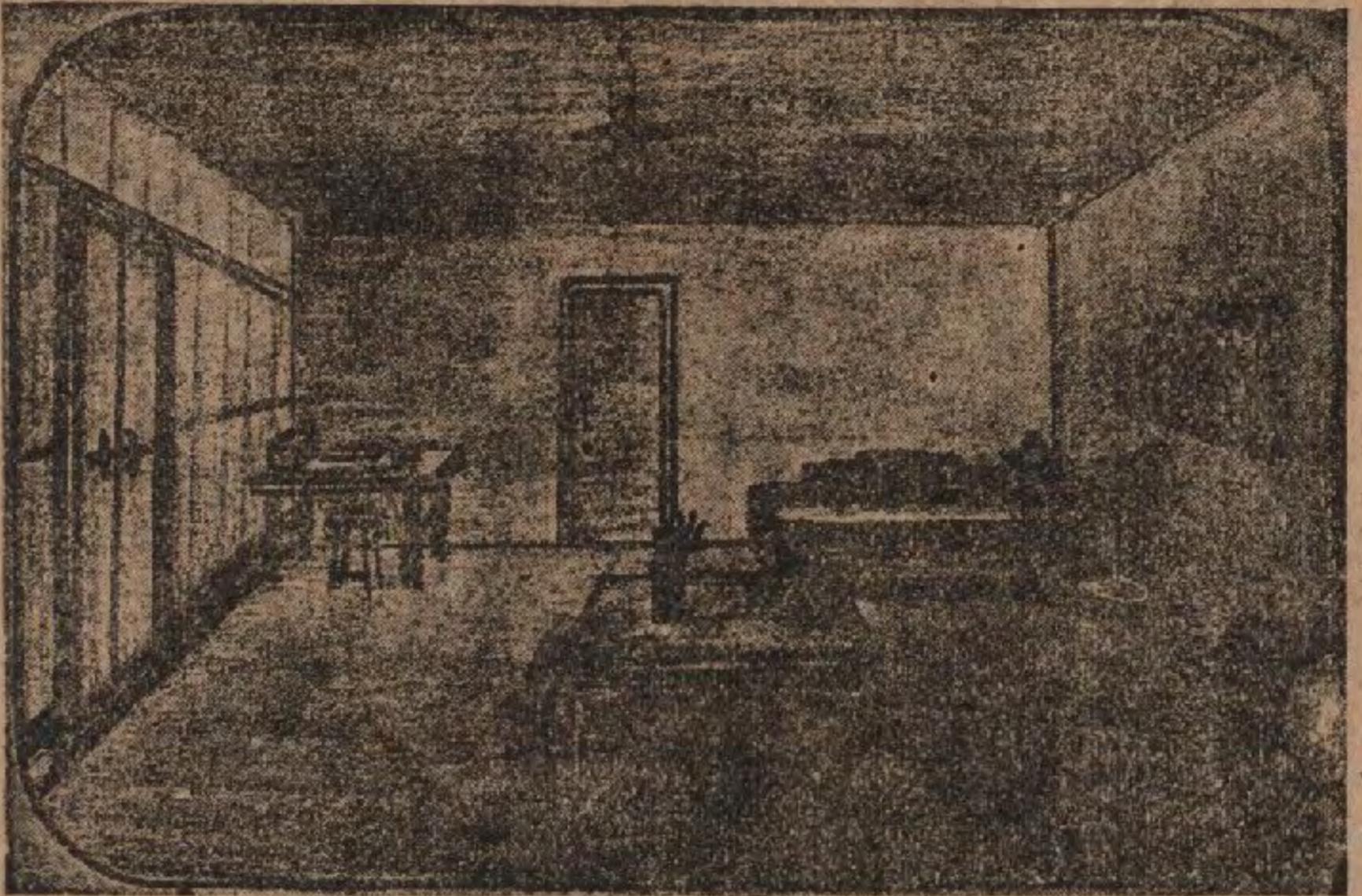
第六，最後，應該有重的壓力。

以上，不過幾點是個人意見，或許可以作排演時的幫助的。

（沈西苓）

張家店

崔 崑



張家店

人：

張老頭

他兒子

兒媳婦

王大娘

鬼子兵甲

乙

時：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地：紅格爾圖打拉村附近的一個小村落。

景：張家店的鋪面——這是一間很寬大的草坯屋，屋子很高，雖然屋頂已經給那高粱秸的吊鋪佔了大半截，但是你走進來，一點都不會感到氣悶的。左邊是上了門板的街門（整整的佔了一面）右邊靠裏手處，有一盤火炕，炕上鋪了穀子稽和已經烙焦了的蘆蓆，炕頭上是捲好了的鋪蓋，和一張小炕桌。桌上擺了一把缺嘴的茶壺，和幾個粗磁茶碗。正中偏右邊有

一個通裏屋和飯房的單扇門。門旁安了一張長方形的小桌子。上面是硯台，墨水壺，賬本，算盤子和一枝禿了頭的毛筆。屋正中掛了一盞玻璃洋燈。燈下面有一張不會油漆過的白木方桌，桌子上放了一個泥燒的筆筒，裏面插了一大把筷子。靠近方桌的左牆上，開了一個窗子，窗櫺子上糊了毛頭紙，而且還塗過桐油。

幕：天剛黑，屋裏已經點上了一盞不帶罩子的油燈，但光亮很弱，屋子裏還是陰暗暗的。遠處有很緊的槍聲。

張老頭的兒媳婦站在方桌旁切着麵條。

少停，槍聲更密，張媳就停止了工作，跑到炕上去，跪在窗前，用手撕破了一點窗紙向外望。這時忽然有種亮光在窗紙上一閃，接着就是轟的一聲。

媳
啊……（身子往後一張，用兩手堵了耳朵，叫了出來）

（接着又是轟轟的兩聲，張媳趕緊從床上跳下來）

媳
（摸着心胸口）啊呀……怎麼……夜來晚上響了半宿。怎着今天又響起來！（她在屋子裏焦急的走着）

（槍聲漸稀）

媳 這時候啦，老的小的都還不回來！（堵氣的又去切麵）

（門開了，他的丈夫走了進來）

媳 （沒好氣的）死在外邊好啦，還回來幹什麼？

子 我有事來。

媳 你有事？你的事還不是跑到小_{狗皮}家裏去灌那二兩黃湯子！

子 （走近她媳婦身邊，把嘴湊過去）你聞聞，我喝酒來嗎？

媳 （聞了聞）沒喝酒，那麼你幹什麼去了才回來？

子 我去打聽事來。

媳 打聽什麼事？

子 打聽打聽那裏打砲呀！

媳 噯？可是到底是怎麼回事……又是鬼子兵在那裏演砲嗎？

子 那裏演砲，演砲還能每天晚上演嗎？

媳 那麼，是幹什麼的？

子 咱們中國人和鬼子兵開仗啦。

媳 嗚……真的嗎？

子 怎麼不真，小狗皮的表哥，剛才從打砲的那裏跑了來。

媳 咱們中國人在那裏打鬼子兵？

子 在紅格爾圖呀，聽說前兩天，鬼子兵帶了許多土匪軍隊來搶咱們的紅格爾圖，那知道咱們中國軍隊利害着哪，一下子就把他們打了個嘩拉拉，打跑了。

媳 把鬼子兵打跑了嗎？

子 打跑了還不算，夜來晚上連他們的老窩打拉村土城子都叫咱們中國兵給掀了。

媳 我說那砲聲有點近哪！

子 啊，那就是咱們中國的大砲聲！

媳 （抖着切好的麵條）快把那些鬼子打走吧，省的他們成天價欺侮咱們（停了停，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哎，不是已經把鬼子兵的老窩掀了嗎？怎麼今天晚上還打砲哪？

子 那是用大砲趕着打他們呀，趕着趕着，不就批他們趕走了嗎……可是還聽說有好些鬼子兵和土匪向着咱們這兒逃過來了！

媳 那不是耍糟糕嗎？他們逃過來，還能不同我們作對嗎？

子 我們剛才在小狗皮那裏也講估過大家夥的意思是：明天早上打打鏢，把年青的聚起來，去守住莊口。鬼子要是來了，就堵着他們不讓他們進莊，等到咱們中國兵追上來，前後一擠，那還不給了他們好看嗎？

媳 這倒是個辦法！不的話，他們進來了，一定會糟塌我們的。

子 我還想把這件事同爹爹商量商量哪？爹呢？

媳 還沒回來哪！

子 還沒回來？

媳 可不，我看你快到路上去接接他老人家吧，也許他買的東西太多了，背不動了！

子 好，我就去，你到飯房裏把那個燈籠拿來。

媳 （答應）嗯。（下）

（兒子紮了紮腰，把帽子帶好後，媳婦就提了一個紙燈籠走了出來）

媳 洋臘剩的不多了。（劃火柴點臘）

子 够了，頂多也就是接個半道。（接過燈籠走出）

媳 （走到門口望着她丈夫走遠後，才轉過身來繼續她切麵的工作）

(少停鄰婦上)

鄰 (剛推開門就開了口) 誰在家裏?

媳 啊,王大娘來了,坐坐吧。(拉凳子給她)

鄰 快別忙活,你們還沒吃飯哪?

媳 那裏吃,爹去趕集還沒回來,您吃了?王大娘。

鄰 剛放下飯碗。他大哥呢?

媳 也沒在家。

鄰 (奇怪的) 呃,剛才不是回來了嗎?

媳 回來是回來了,又去接爹去了!

鄰 噢,我說剛才他從我家門口過的時候,還同李鬍子打招呼來着,我聽見是他的聲音哪!

媳 爹去趕集,到現在還不回來——去了多半天了呀!外面又是這樣開槍開砲的!

鄰 可不是嗎。到底是怎麼會事?我記得以先也常這樣打砲,放槍,可就沒有這次利害,聽說那是兵們在那裏演砲,那麼這一次也還是演砲嗎?怕真弄不清楚,我想他大哥成天在外邊跑一定會知道的,我想來問問他哪!

媳 剛才來家他說啦，那不是兵們演砲。

鄰 那麼是什麼呢？

媳 那是咱們中國軍隊在打拉村那裏打鬼子兵。

鄰 打鬼子兵？

媳 是呀！把鬼子兵的老窩都掀了！

鄰 噢……就是打那裏穿着黃衣服，嘴上留着一撮小鬍的鬼子兵嗎？

媳 可不就是那些東西，前些日子不是又有一批在咱們莊上住了好幾天嗎？

鄰 阿彌陀佛，快把這些東西趕走吧。再叫他們在這裏住下去，那咱們的日子可真不好過了。你看，上一趟來，他們作了些什麼孽，硬往人家裏鑽，看見有好吃的就吃，值錢的就拿，他娘的，我那隻小哈叭狗都給咱們活活的給打死吃了哪！

媳 孫寡婦家的大榮不是也給他們糟塌了嗎？

鄰 是呀，就是在你們屋東邊那塊樹行子裏，三四個畜生拿槍指着，輪流着來糟塌那個還沒成人的小孩子……拾回來的時候，就剩了一口氣啦……直到現在還是肌黃面瘦的不像個人樣哪！

媳 真是些狼心狗肺的東西。

鄰 這一次可把他們打走吧。

（兩個人正在說着，外面忽然有了喘息和咳嗽的聲音）

媳 你聽什麼呀？

（這句話還沒說完，門就開了，張老頭蹣跚的走進來）

張 | （滿臉是血，像失落了魂魄似的兩眼發了直，他手裏提了一隻麵袋子，——進了屋，身子晃了兩晃就摔倒了在地上）

媳 爹，怎麼啦？（趕緊跑到門口扶他）

隣 （也跑過來）啊喲，怎麼臉上全是血！快把他扶到炕上去。

（媳婦和鄰婦把張老頭扶在炕邊坐下）

媳 爹，爹……

張大哥，張大哥……

媳 爹，爹，你怎麼啦！

隣 你先去找點布給他把血擦擦包起來。

媳 好。（急入內）

鄰 張大哥，你怎麼把頭弄破了。

張 (呻吟) 啊……啊……

媳 (拿了布出來替他公公擦淨臉上的血)

鄰 (把另一塊布條接過去) 我來替他包，你快去弄點水給他喝，家裏有熱水嗎？

媳 有，下麵條的水，已經燒滾了！

鄰 那你快去盛一碗來。

媳 (答應) 嗯，(又跑了進去)

鄰 (一面包紮，一面聲喚) 張大哥，怎麼把頭弄破的？是走黑了路看不見，跌倒了跌破的嗎？

張 (不語的只是搖搖頭)

鄰 (端了一碗熱水出來，又從桌上拿了一個茶碗，倒動着，倒了一會把茶碗送到公公的脣邊) 爹，你喝點水！

張 (喝水，喝完後，好像輕鬆下來一樣的嘆一口氣) 唉！

媳 爹，你到底怎麼啦？

鄰 你的頭是怎麼破的？

張（看看他們，停了一會，像一顆炸彈在心胸內爆裂了似的，他叫了出來）給，給……給那些狗入

的鬼子兵打破的！

鄰 鬼子兵！

媳 給鬼子兵打破的？

張 是的，給那些狗入的鬼子兵打了一槍把子，把我的前額打上了一個大窟窿。

鄰 你在那裏碰上的鬼子兵？

張 在馬洪雲家墳地前的大路上。

媳 他們爲什麼打呢？

張 因爲我不給他們扛東西。

媳 扛什麼東西？

張 扛子彈箱呀……我在集上買好了東西，背着往回走，走到馬洪雲家墳地前的時候，從那山裏走

出了一隊鬼子兵，他們騎着馬……還有一大羣咱這樣的莊稼人，都用繩子拴在一道，替他們扛

着東西，我一看，知道不好，就趕快往墳後裏躲，那知道還沒繞到墳後就給他們看見了。

鄰 他們也要你替他們扛東西嗎？

張| 是呀，要我替他們扛那麼大的一個木頭箱子。我哀求他們，說我老了，扛不動，要他們行行好，把我放了。他們非但不聽，就咕裏咕嚕的罵我，又狠命的打我……

鄰| 你的頭就給他們打破了？

張| 不，這時候還沒打我的頭，是用鞭子打的我的背後，打了我五六下，我實在忍受不住了，就只好咬咬牙，把那個大箱子扛到肩上。

媳| 這些畜生怎麼就這樣蠻橫！

張| 我背着那箱子走了半里路，覺着就不行了，渾身的骨頭，都像壓碎了一樣，滿眼裏冒火星……又走了兩步，我一下子就栽倒了，把箱子也跌裂了……

鄰| 這會就打破了你的頭。

張| 是的，他們打我，罵我……本來有一個鬼子要用槍打死我的，後來給另一個小鬼攔住了，他說：「你的沒有一個槍子的值錢，」踢了我兩腳，把我布袋裏都倒出裝走了。可是走了不遠，要用槍打死我的那個小子，又跑了回來，照着我的腦袋上就是一槍把手……

鄰| 這些狗東西。

張| 待了老半天，我才醒過來，連爬帶走的走到黑……

媳 (拿過那麵袋來提了提)裏頭什麼也沒有了。

張 媳……我買了十斤肉，還有一付蹄子，都給他們拿去了。

媳 (忽然發現了什麼似的把手伸到袋裏)呃，這是什麼？(說着摸出一個小白紙包來)

張 那是一兩巴豆，我想買回來拌了肉裏藥黃鼠狼子的。他們問我，我說有毒，他們才不要了。

鄰 你爲什麼要告訴他，讓他們吃了，去摸箇王鼻子不好嗎？

媳 哎，那倒好……

張 我忘了……

鄰 你養一養吧，張大哥，我回去了。

張 好……(對媳)送送你王大娘。

鄰 還用送，成天價來。

媳 (送至門口)有空過來坐，王大娘。

鄰 好，一定來。(下)

張 你男人呢，還沒回來嗎？

(推好門轉回來)

媳 回來了，剛才去接你去啦！爹怎麼沒碰到他？

張 我是從西邊小路上回來的，他一定是走大路的，那能會碰到呢？

媳 爹，你知道這兩晚上打砲是什麼事嗎？

張 還不是在那裏打靶！

媳 不，他回來說，那是咱們中國在紅格爾圖打鬼子哪！

張 噢！

媳 把鬼子打敗了！打的東逃西散了！

張 噢……那麼我碰到的那些就是敗下來的吧？

媳 我想是的。

張 對啦，他們穿的都不整齊，每個人都好像好幾晚上沒睡似的……

媳 他回來還說，有些鬼子兵向着咱們這裏下來了，說不定會跑到咱這莊裏來哪！

張 來？來了就把他們打出去，就把他們殺個淨光。

媳 二狗皮他們也想這樣做，堵起莊口來，不放他們進來，他們還要和你商量一下。

張 不用商量，他們來咱就給他們幹，這不然咱們就會給他們糟塌完了……我三十年的血汗創了

這點小家養，不能白白的就讓給人家……想來自住我這小店，也得費點事。

媳 張 | (不願她公公再興奮下去) 爹，我們做飯吃吧。

張 | 我不餓。

媳 張 | 做的麵條，少吃點也好。

張 | 好，那麼你去做吧。

(媳拿起麵條剛要向飯屋裏走，外面忽然有了狗咬的聲音。)

媳 張 | 大概是他回來了吧，(放下麵條，預備跑到門口)

張 | (走下炕來) 等一等！(側着耳朵聽)

(外面狗咬聲更緊了起來，接着就是一下槍聲，和狗的慘叫，以及人的狂笑。)

媳 張 | 爹，怎麼這麼近的槍聲？

張 | 噓——(吹一下嘴唇擺擺手)

(忽然有人在外面打門。)

媳 張 | (忍不住的) 爹！

張 | 別響！

聲 | 開門！

聲 | 門的開開。

媳 爹！你聽誰呀？

（張不語。外面敲門聲更重）

聲 | 媽的，不開門的開槍啦！

聲 | 放火的有。

張 | 了不得啦，鬼子兵來啦。

媳 （驚惶失措的）爹……爹……

張 | 別響，快到後邊去躲起來。

（媳趕緊跑了進去）

聲 | 什麼幹活的不開？

聲 | 開槍！

張 | （站起去桌上拿燈）來啦。

（舞台黑暗）

（外面兵的一聲，燈從張老頭的手裏溜出來跌碎了！）

聲| 不| 開| 放| 火|

張| 來| 啦|……來|。（摸索着去開門）

（門開後一道亮光（手燈光）射進來，照在了張老頭的驚恐和憤怒交織的臉上。）

（手燈光往前跟，張老頭往後退着。）

（另一道手燈光開始在屋子裏掃射，住了一會，停在吊着的罩子燈上。）

聲| 燈| 的| 點| 點| 好|。

張| 好|，我| 來| 點|。（他摸索着找洋火，但找不到）

聲| 這| 個| 的| 拿| 去|。

（手燈光往下挪，一盒火柴躺在地上。）

（張老頭爬到大桌子上去燈點。）

（燈亮，舞台轉明。）

（這時觀眾才看清了進來的兩個是拿了手槍，耀武揚威的鬼子兵。）

兵甲 （一脚把張老頭踹到）你的什麼幹活，不快快的開門。

張| 我……我……燈……滅了。

兵乙 馬上滾蛋，我們來住這裏。

甲 (看到通內室的門)裏邊的房子有?

張| 有。

(甲向着門口走去，但還沒走到門口，就給張|老頭攔住了。)

張| (他想起什麼似的，忽然很快的跑到門口攔着甲)啊……啊……裏面房子的沒有了!

甲 什麼你的什麼幹活?

張| 真的，房子的沒有了!

甲 八個壓路。

乙 三輩給! (註:此兩句乃日本罵人話)

(兵甲一巴掌把張|老頭打在地上，他就大踏步的走了進去。)

(張|爬起來要追上去。但被乙用手槍嚇住了。)

乙 (手槍指着張|)不準動!站到那邊去。

(乙往前追，張|舉起手來往後退。)

(少頃，從裏面傳出鬼子兵甲的狂笑。)

甲 (一只手拖着張的兒媳婦走了出來) 哎，哎，大大的好，哈……哈……

乙 什麼地方來的?

甲 她的後面的房裏躲躲，我的看見了，哈哈……

媳 (看見他公公想要衝過去) 爹! (但一下子給甲拖住了)

張 你…… (他想跑過去奪回他的兒媳)

乙 (把槍口伸到他的心口窩上) 什麼不準動!

(張老頭只好呆呆的站在那裏。)

甲 (把張媳推到坑上去) 你的這裏坐坐，(轉過頭來對張) 哎，老頭子，你的好吃的東西有快快的拿來，我們的肚皮餓了。

張 我們沒有什麼好吃的東西……

甲 什麼沒有?

張 噢，還有那一點麵條。(用手指方桌上的麵條)

甲 麵條好的，快快的去燒。

張| 我……我……

乙 快快的。(照着張老頭的屁股就是一腳)

張| 好……好我去……可是我燒的不好，還是叫她(指他兒媳婦)去燒吧。她燒的好。

(媳婦聽了這句話，向着她公公跑過來，但只走了幾步，却給鬼子兵甲又拖回去了。)

甲 你的不要去。

乙 (走到張老頭面前給了他一耳光)八個，什麼你的說什麼衛生丸的給你吃。

甲 快快的去燒……

張| 好……好……(向着裏門走去)

媳 (看見他公公走進去後，絕望似的叫了出來)啊，爹……爹。(又想衝過去)

甲 (攔着她)什麼?(把槍舉起來，媳婦嚇的往後退着)

(張老頭本來已經走了進去，聽到他媳婦的叫喊後，却又跑了出來。)

乙 (看見張老頭走回去)媽的。你的不快去。(把槍伸向他的面前)

(張很快的退了回去，但鬼子兵了剛轉回身他却又走了出來)

乙 (轉身)你的又跑回來幹什麼?

張 我……我拿麵條。

甲 快快的拿去。

乙 快的。

（張揣起方桌上的麵條走入）

乙 來，小娘們坐到這裏來（他指着方桌旁的一條凳）

（媳婦不動）

甲 （拉他）快快的過去……你這小娘們，長的大大的好，今天晚上……哈哈……

乙 哎睡覺！

甲 （大笑）哈哈睡覺的有……

乙 來，我的來來……（說着就去拉住她的手，往自己懷裏扯）

（媳婦掙扎）

乙 什麼……好好的。

（媳婦被強拉到他的身旁）

乙 （用手去抱媳婦，把嘴向着她的臉伸過去）我的來來……

媳 (撐拒) 不……

(鬼子兵乙更往上湊，却不料給媳婦打了一個耳光)

乙 (怒) 好，敢打我？

甲 八個……三輩的給！

乙 (拔出手槍伸過去) 好的，讓你衛生丸的嘗嘗。

(兵乙剛做了一個要放的姿勢，大門忽然開了，兒子闖進來，媳婦一看見自己的丈夫就叫了一聲跑過去投到丈夫的懷裏。)

乙 (走過去) 你的什麼幹活？

子 (把媳婦拉到自己的身後) 你的什麼幹活？

乙 我的要小娘們的過來。

子 她是我的老婆。

乙 什麼你的老婆？

甲 八個壓路，三輩的給！

甲 (把兒子用手一推，就過去拉媳婦) 什麼你的？八個！

子（又跑上來奪回自己的女人）你們怎麼不講理？

乙 什麼不講理？（揚起手來就要打兒子的耳光）

子（把兵乙的手隔開）你的不能打人！

甲 衛生丸的給你嘗嘗！（他想開槍，可是又怕打着媳婦，所以他只是把槍舉起來就不動了。）

乙（又去拉媳婦）你的放手不放手？

子 不放！

乙 好的！

（把手向前一伸，扳動槍機，槍響了，打中張子的腹部。）

子 啊……（倒在了門上）

（這時媳婦也叫了一聲昏了過去）

乙（大笑）哈……哈……（走近張子的面前）

子（忽然立了起來，照着乙的前胸就是一拳）你這畜生！

乙（未加提防的給他打倒了。）啊……

（甲趕過來又給了張子一槍，倒地死去。）

（張老頭聽到槍聲跑出來，看見自己的兒一被打死了，「啊」了一聲就想衝到屍首旁邊去，但却給從地上爬起來的兵乙用手槍給指住了。）

乙 不準哭！

甲 你的出來幹什麼？麵條的好了沒有？

張 （悲憤堵住了他的喉嚨，他回答不出來了）

乙 快快的進去煮！

張 （少停，清醒過來似的）你們真要吃麵條嗎？

乙 你的什麼說話？不吃的叫你煮了什麼的……

張 你們真的要吃好的，好的！已經煮好了，我就拿去。

甲 快一點！

乙 快！

張 我就拿來，（他拿起那個趕集用的麵袋子很快的走了進去）

乙 我們的把這個小娘們的弄醒。

甲 好的。

(二個人把昏到了的兒媳婦扶到炕邊上)

乙 小娘們! 喂……

甲 (替她捶捶脊背) 喂……

(住了一會兒媳婦醒過來, 大聲哭了。)

乙 不準哭。

甲 哭的衛生丸給你嘗嘗, 和他(指她的丈夫)一樣。

(媳婦嚇的只有抽咽的份兒)

(張老頭用一個木盤子端了四碗麵上)

張! 啊, 麵好了, 請你們二位吃麵吧。

乙 麵好了? 好的。

(鬼子兵甲乙都走近大桌旁)

甲 (端起一碗麵用筷子挑了挑) 中國麵的很好吃。(他剛要往嘴裏送, 忽然記起了什麼似的, 他

看看張老頭) 老頭子你的吃吃!(把那碗麵送到張的面前)

張! 啊……啊……我……我剛吃過, 吃不下……

甲 什麼吃不下……吃……

張 我實在吃飽了。

乙 吃飽了吃這一碗好了（他看見甲把挑在筷子上的麵要往嘴裏送，趕快的來阻止他）你的等

一等吃！（對張）快，你先吃！

張 我實在吃不下……還有，麵條也太少，你們二位吃恐怕都不够，我再吃，那不是更不够了嗎？

乙 不要緊的，你吃……

張 我……

乙 吃……

甲 （擎起槍來朝着張老頭）不吃的打死你。

張 ……好！我吃……我吃！（他決然的端起碗來，很快的把麵條往嘴裏送。）

（張老頭剛吃了大半碗就被兵甲在他手上打了一下，把碗打在地上，破了。）

甲 好了，好……你們的良心壞的有，哈哈！（說着就端起碗來，狼吞虎嚥的吃了起來）

乙 （端起碗來，一面吃，一面走到張老頭他兒媳婦的面前）你的麵條要吃……（挑了一筷子麵

送到她的脣邊）你的吃……

媳（在哭泣着不言語，等會生氣的把手往上一揚，把兵乙的筷子打掉）

乙 什麼！（蹲下看看她的臉）哈哈……老頭子筷子的拿來。

張 來啦。（入內）

甲 啊，這個麵條的很好吃。（第一碗已吃光，又端起了第二碗來）

（張老頭拿了一雙筷子送給兵乙）

乙 老頭子麵條的還有沒有。

張 沒有了。

乙 湯的拿一碗來。

張 好。（入內）

甲 （第二碗吃了半碗，他忽然不吃了，心裏好像感到了什麼苦痛似的，他用手按着肚子呻吟起來）啊啊……（麵碗從他手裏掉到了地上）

乙 （一路過來）哎……哎，什麼幹活！（他想去扶甲，但手剛伸過去却又抽了回來，按在了自己的肚子上）啊啊！（苦痛的在屋子裏打轉）

（媳婦奇怪的看着他們）

張 (端了湯走了出來，一看見那兩個鬼子兵掙命的樣，他哈哈的大笑起來) 哈……哈……

(他忘形的指着那兩個鬼子兵，湯碗從手裏溜出來把麵條湯潑了一碗，他都沒感覺到) 哈……哈 (帶着悽慘的狂笑)

甲 什麼……什麼…… (忽然明白了似的) 老頭子的良心壞了……

乙 啊，啊…… (不支的倒在地上滾着)

甲 (扶着桌子，抽出腰間的手槍) 八個……壓路! (想朝着張老頭開放，但剛起來，一隻手却又無力的放了下來，手槍落到了地上) 啊啊! (咬牙裂嘴的喊着痛) 啊……啊…… (也倒在了地上)

(兩個人在地上滾着)

張 (仍舊狂了似的大笑着) 哈哈……哈哈!

媳 (莫名其妙的看看鬼子兵，再看看她公公) 爹，這是怎麼回事?

張 (不答，仍舊笑) 哈哈!

媳 (過去搖晃他) 爹，到底怎麼回事?

張 怎麼回事? 剛才我把那幾個巴豆放在麵裏了，哈哈!

張 | (這時兩個鬼子兵已經滾的沒動了，只有在那裏倒氣的份兒)

(走過去用脚踢着那兩個在掙命的鬼子兵) 好！再讓你到我們這個來橫行霸道！你媽的(又是一脚) 你以為我們中國人好欺負嗎？你以為我們中國的東西好吃嗎？好！讓你欺負！讓你吃！你媽的(用力踢着) 告訴你，你們這些王八蛋，別再做你們的東洋夢了！我們中國人已經起來和你們拚了！你再不能夠欺負我們了！你媽的！你媽的！(他說着自己忽然也肚子痛起來了) 啊啊！(用力按着肚子)

媳 | 爹爹！你怎麼啦！

張 | (痛的咬着牙) 啊啊啣……

媳 | (搖晃他，用哭的聲音) 爹爹！

張 | (不能支持的倒了下去)

媳 | 爹爹(一下子撲到他公公身上)

——幕急下——

「張家店」排演說明

這是還不會寫成劇本時，就經過幾度演出而且獲得效果的劇本。主題明顯，手法通俗，有着劇烈

的動作，是這劇本的好處，能收得普遍的效果的原因。

排演好，首先要注意的是用快的調子，重而不滯呆的手法來處理全劇。否則前半部會覺得沉悶鬆解，後半部又會流于浮亂的。

全劇可以分作四段來看：

開頭子媳的對話是說明當地的不安。應善用槍砲聲來加強空氣，提高情緒，以免平淡

在第二段中的巴豆一兩是全劇的鈕，不能讓觀衆忽略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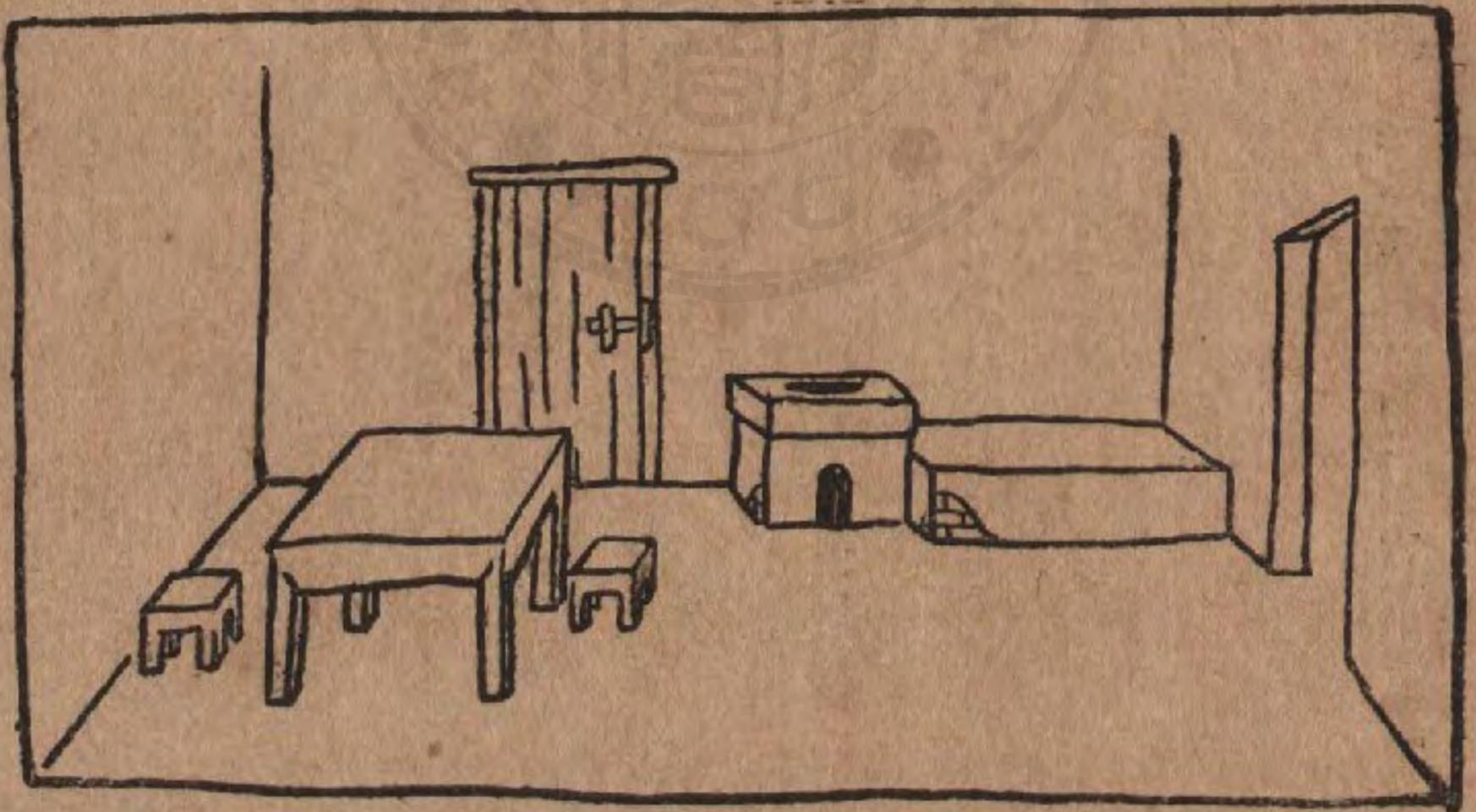
敵兵甲乙的打死子這地方不能認作是全劇的頂點，甲乙二人應保涵着力量到發現他們自己服毒後去發揮。這樣不致于減弱後面這最高潮。

甲乙拉張媳，以及子打甲乙等動作，做來以不逗觀衆笑，只在增添對鬼子的憤怨爲佳。（尤兢）

濤狂的外塞

——劇幕獨——

純季張



塞外的狂濤（獨幕劇）

時：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

地：察哈爾商都與綏遠陶林中間一個小村裏

人：

李鐵牛（團長的衛兵）

老翁（農民）

劉排長

兵一

兵二

某國特派員

高躍兵一

高躍兵二

景：口外（註一）一個農民家裏

這是一座頗爲寬大的房間，正中陳設着粗笨的桌椅，一邊廂是通院子的門，一邊廂是一個長方

形大匠；門旁一個角落裏安設着爐皂等喫飯傢俱，匠前一個小門通進套間去。

像秋風將落葉吹光了一般，房子裏除開一些不便攜帶的家私外，所謂「細軟」的物件，一點也沒有。這情形一定是經過了非常的變故，否則怎會像這樣一座廢墟呢？

開幕的時候，李鐵牛一個人在房子裏。他是個四十左右的大小夥子，穿一身破舊軍裝，天生就一種樂天主義的性格，一舉一動很有點俗語所謂「傻而瓜唧」的味道。這廢墟般的房子在他眼睛裏並不發愁，所以一面在拾掇房間，一面還哼着他記憶裏的「軍歌」。

鐵牛（模糊地哼）

三國戰將勇，

首推趙子龍，

長坂坡前逞英雄……

（把椅子放周正了，看見一支匠桌放在爐皂上，於是取過來放在匠上）

還有張翼德，

當陽橋上擋，

刺里嘩啞響兩聲，

橋斷兩三根……

（忽地注意到套間的門，奇好地走過去）噢，這裏還有一間！他走進套間去。片刻，一陣老年人的呻吟聲，由裏邊傳出來。他從容地離開套間，站在岔角前，像着了魔般傻笑起來。哈哈哈哈哈！
哈哈！（他越笑得厲害，裏邊的呻吟聲也越隨之而增；最後，他雖不再笑了，呻吟却仍舊延長下去）喂，老鄉！那塊兒不對勁，要我來給你瞧一下吧？

（一位年近八十歲的老翁，侷促而僵僵地出現在套間門邊：瘦削的面孔上塗滿了污穢；襤褸的裝束外邊披着塊破舊的被單——也許是爲了冷，但也說不定有別的用意；橫身顫抖着，好像有無限的恐懼沒法招架一樣。）

老翁 老總！可憐一下我這老骨頭吧！一村子人都逃光了，可是我……我……（又悲痛地呻吟起來，活像生理機構上出了什麼毛病似的）

鐵牛 喂，老鄉！你是怎麼了？剛才在裏面（指套間）匠上，圍得好像個大草包；我正說待會兒提到院子裏去餵餵馬呢，不想才去動手，你就哼哼起來了。哈哈……

老翁 （哀求）唉！老總……老總……你……你笑什麼？

鐵牛 一個人裝成個大草包，還不可笑麼！哈哈……

老翁
唉！

鐵牛 儘管咳嗽嘆氣幹什麼；村裏只有一個人了，難道還嫌不夠寬綽嗎？

老翁 老總，求你可憐可憐吧！這樣倒楣的年頭，只有老百姓們喫虧呀！啊，真是末劫年！我活了快八十

歲了，都沒有聽說過這樣年月！

鐵牛 喂，老鄉！幹嗎儘來這一套，是誰委屈了你麼？告咱鐵牛說，管保你受不了冤枉。

老翁 什麼，老總！你說是……

鐵牛 我說：我叫李鐵牛。清楚嗎？我們的大隊就在後邊——咳咳，有一團人呢！清楚嗎？要是有什麼壞

東西們對不住你，告訴我，決不同他講客氣！清楚嗎？咱鐵牛就是這種性子：人家裏都供養着

關老爺、菩薩、孔聖人，咱心裏却只認得一個李達！

老翁 是的，老總。（放心地挨着匠邊坐下；並且把披的單子取下來放在匠上）

鐵牛 喂，老鄉！小心着了涼啊，你那樣哼呀咳呀的。老翁（指單子）你說這個麼？不要緊，剛才我怕老

總是從鬼子那面（指市邊）來的，才拿單子蒙起來；誰知竟給你看見了，我就只好哼哼起來。

鐵牛 噢，你原是裝的呀？哈哈！哈哈！老鄉，我老實告訴你，你可知道我們正是從東邊——商都縣那裏

——開過來的；一排哨兵已經往西面去了，我呢，在這裏給團長預備一間房子。

（老翁驚懼地跳起來想逃走）

鐵牛

（指着說）你這間房子倒不錯，一來很够寬綽，二來桌椅櫃桌都沒有毛病；頂好還是這個小套間，要是團長住到這裏，隨便放些什麼東西，倒是滿方便。（得意地開始了他的工作：看看爐皂，看看桌椅，看看房裏的一切）

老翁

（哀求）老總，讓我走了吧！我知道你老是好人的，可是……可是……唉！一家人，一村子人聽說有隊伍要開過來，大家就逃開了。可是，我因為這兩條腿也不當自己的家，又是生長在此地，所以總不肯離開這個地方！這一天，大夥一同逃到西面去，我也跟隨着走了三四里，可而這條腿上不來了；後來，我就狠了下心，也沒有告家裏人說一聲，就悄悄地歇在路邊，等村子人走的影子也看不見了，才又回到這裏。想不到……想不到真個有隊伍從那邊來了！啊，我還是走開吧！（向門走去）

鐵牛

老鄉，你……你要到那裏去？

老翁

既然是從東面來的，你們同……同……（不敢說）同那個……那個一定是一氣，一定要欺負我們中國人，我看我還是逃進口裏（註二）去吧。

鐵牛

（抓住老翁的領口，惡恨恨地）什麼，你說我們同那些小鬼仔子是一氣？誰同你說的！咱鐵牛

雖然口外跑了幾十年，誰不知道俺的老家在洪洞大槐樹底。（註三）上禮拜團長給弟兄們訓話，只管瞪了眼睛釘住咱鐵牛說：「甯爲刀下鬼，不做亡國奴！」老子們正要去打鬼，你怎麼倒罵俺是私通鬼子呢？（氣憤憤抓起了放在匠上的大刀）說吧：「有冤報冤，有仇報仇。」你這些話是從那兒說起的？

老翁

（見他執着大刀要砍下來，吞吞吐吐地）老總，你說你去打鬼子，難道鬼子是在西面麼？西南是綏遠，是歸化城，是陶林，是薩拉齊，是……不像東面的熱河，和我們這兒察哈爾的地方，教那姓湯的小子獻給鬼子了！

鐵牛

（沮喪地把刀放下）是的，是這個樣子。可是我們怎麼會往西面開呢？

老翁

老總，你問我嗎？

鐵牛

（憤然）老鄉，你不要走，你還留在這兒。這年頭，我們中國人這兒還能自己打自己，我也不在這兒拾掇了，我要返回去告弟兄們說，我們要向後轉——把槍口朝着東邊！

（老翁目瞪口呆地莫明其妙。李鐵牛把大刀掛上肩，走向門去。忽地，外邊傳進來軍號的聲音，分明是有隊伍開到這裏了）

老翁

哎呀！來了！來了！（慌忙躲進套間去）

（李鐵牛正在門裏遲疑不決，軍號聲已經停止了）

鐵牛（自語）媽特個皮！老子拚着腦袋不要了，也得給弟兄們說一聲！（李鐵牛剛要轉身出去，劉

排長帶了兩位弟兄已經從外面進來）

鐵牛 劉排長糟……糟糕了！

排長 出了什麼事情？

鐵牛 不能說！不能說！我……我……我要給大夥弟兄們說，不……不……不能幹了！

兵一、二 究竟有什麼事？

排長 前哨來報告過什麼嗎？

鐵牛 不是，是我們走錯路了！

排長 你聽誰說的？

鐵牛 我們跟着團長打後套開過來，不是說打鬼子嗎？現在怎麼不向東面去，却要往西邊開呢？

排長 老李，這是命令啊。在商都時候你沒聽王×長訓話，說這兒有土匪嗎？大概把土匪打下去，再去

打鬼子吧。

鐵牛 那一天？

排長 就是剛開到商都縣那天晚上。

鐵牛 啊，對了。那時我正掛號出去了。可是……

排長 怎麼樣？

鐵牛 我聽得有人說，西面倒沒有什麼，東面才不保險呢！

排長 是的，這一路上倒不像有什麼，不過——待一會看看前哨的報告再說吧。現在我們已經開到這裏了，先停下來歇歇腳，喫點飯，再作道理好了。

鐵牛 我告訴你：我們從後套，繞路百靈廟那裏開過來，爲的是要打欺負我們的日本鬼子；要是還跟以前一樣中國人自己打自己，我鐵牛說成什麼也不幹！

排長 是啊，我們大家都是這意思；我親自向弟兄們起過誓：誰不真心去跟鬼子打，誰就不是中國人！

兵一、二 對了，誰去做漢奸，不愛國，就不是他娘養的！

鐵牛 對！我們大家一塊兒幹，我鐵牛要有二意，也不是俺娘養的！要是團長，營長，連長他們敢不走正路，我鐵牛就對不起他們！（拿下大刀來，好像當下就想砍了誰似的）

排長 是啊，你老兄那牛勁兒俺知道！

鐵牛 （得意地敘述）不要看咱二十多年了還是一個爛衛兵，其實團長進營盤時候，還跟咱在一

個棚裏處過呢；以後幾次仗打的他升起官來，那一回不問問咱要不要高升點兒？可是咱一見那種給弟兄們看見了就要「立正」「舉槍」！真有些惡心氣；就說升官兒幹啥呀，見了老弟兄們那樣蹩蹩披扭的！咳咳，就這樣，一轉眼二十多年過去了！

排長 那算什麼，誰不曉得在團長跟前你比營長都喫香！

鐵牛 說的什麼，也就是這一點點兒，才對了咱的牛勁啊！哈哈！

（靜了一會，劉排長查看着這座房子）

排長 噢，這間房子是給團長預備的嗎？

鐵牛 是哪，在口外像這樣房子，就算很不錯的呢。熱河倒是好地方，還有一座老佛爺避暑的行宮，可是也教姓湯的小子送掉了！

排長 不要提了，國家大事要不是給他們糟踏，還會壞成這樣麼！喂喂，我還要到外面給後邊的大隊安置下地方，你在這裏要忙不過來，教他兩位幫幫你的忙吧。

鐵牛 這裏倒沒有什麼，就是火還沒有燒起來；我看就要他兩位在這兒燒點水，歇一歇好了。要是前邊的確平安無事，我們還得開拔到東面去。

排長 是的，我想團長大概也是這意思。（向兵）你兩個先把火弄起來；我到外面轉一下看看地方。

兵一、二 是，排長！

（劉排長轉身要去）

鐵牛 喂，劉排長！我們一塊出去，一塊去把剛才起的誓給諸位弟兄講講，誰要是不那樣……

兵一、二 （搶着接上去）誰要是不打小鬼，先把他小子解決了！

鐵牛 （獎勵似的，拍着兵二的肩）對！這樣才不愧是我們的好弟兄！

排長 好了，我們去吧。

鐵牛 （又得意地哼起他的軍歌）

三國戰將勇，

首推趙子龍，

長坂坡前……

（已經快走出去了，忽又折回來）喂喂！喂喂！我……我還忘了一件事情！

兵一、二 （驚奇）什麼事？

排長 啊？

鐵牛 一件頂妙的事，要是你們不好好當心，會給嚇一跳的！

兵一、二 啊？

鐵牛 (指套間) 那裏邊有個白鬍老頭兒，搖身一變就是一個大草包！

排長 別說笑話了，這村子裏窮得連條狗也沒有，那兒會有這樣妖魔鬼怪！

(說時遲那時快，套間裏的呻吟聲又哼起來)

兵一、二 (慌忙托起槍對準了套間，眼盯住劉排長不知道該開槍不該) 啊，真的？

排長 呃，這裏還有人是……是不是奸細？

鐵牛 (故意拉住劉排長，做出要走的樣子) 我們走吧，是不是奸粗奸細，待一會他們總要報告你的。

排長 (想起自己的職務) 不行，我得給官長報告！

(劉排長正要走進套間去，老翁已踉蹌地走出來)

老翁 (哀求) 老總！老……總！

排長 說你是幹什麼的？

老翁 我……我……

鐵牛 (不知怎地又引起了他的傻笑) 哈哈哈哈哈！

排長 說：你是什麼人？

鐵牛 哈哈哈哈哈！

排長 （善意而警告地向鐵牛）喂，收起你的機關槍吧！

老翁 （畏縮地躲在角落裏）哦！機關槍？機關槍！我……我怕！

鐵牛 （這才堂皇地走到老翁前邊，用手挽過他來）不要怕，老鄉！那裏有什麼機關槍；那是說我笑起來，就好像格格格格地放着機關槍哩。

老翁 唔唔，原來這樣呀？老總，你……你是好人；給我講個情吧，不要……不要教他們開槍！

（劉排長見他倆很親熱，教兵把槍收起）

鐵牛 劉排長，你看：這還不是個白鬍老頭兒麼？可是他把這個（拿起匹上那條被單）一蒙，就活像一個大草包。不瞞你們說，不是我從娘胎裏帶來就胆大，剛才幾幾乎要給嚇壞呢！

排長 不要講這些，他到底是個幹什麼的？

鐵牛 一個老百姓。因為年老了，腿上不來，弄得一村子都走光了，却單單留下個他。你以為是好細麼？要真是那樣，我早拿大刀送他回老家了，那還會叫他哼哼到這時候！（轉向老翁）喂，老鄉，這都是咱們自己弟兄，都起過誓要和他媽的小鬼拚一下；現在大夥在這兒等等西面的信兒，要

是平靜無事的沒有土匪，大家只歇一歇，收拾點飯，就要往東面開拔！

老翁 是，老總！不把鬼子打走了，我們中國人真沒有太平日子！

鐵牛 噲，你聽呀！

老翁 是……是，老總！

鐵牛 現在我同劉排長要到村子裏走一下，你呢，幫助着咱們自己弟兄，弄點柴，燒燒火。

老翁 是……是，老總！

鐵牛 好了，我們出去吧。

（李鐵牛同劉排長一同出去。兩兵士將槍枝和身上背的東西都放在匠上）

老翁 （走到爐皂邊）老總，我來把這火燒着吧？

兵一 好的，你幫我們來燒着好了。（向兵二）呂得勝，我在這兒把爐台拾掇拾掇，你同老頭兒外邊去揀點柴火吧！

兵二 好，我們倆找找看吧；不過這兒地面窮得精光的，揀起來也不過是些草草棒棒。（向老翁）噲，老鄉！我說你們這兒怎麼是個這樣倒楣的地方。人啦東啦西連一點也沒有！

老翁 唉，老總們，不要提了！前幾年荒荒亂亂的，家裏就是有點東西，也不願着擺出外邊來；現在呢，又

加上鬼子，在這兒橫行霸道，誰還敢再預備什麼呢！前一向一個打關東回來的人說，鬼子把那裏佔了以後，不只把我們的錢啦東西啦都拿了去，有時候還要教你挖下坑子，逼住你活埋你的老婆、孩子和自己！唉，我們老百姓活在這個年頭，活在這個地方，不要說有什麼好東西，就是那些粗的爛的，也要給藏放起來，決不能讓他們欺負了我們的人，再去受用我們預備下的東西！真是這年頭，我們中國人中國地方還能算數麼！（悲傷起來）

兵二 老鄉，不要難過；只要我們齊心，總會把狗的打出去！

兵一 （有點急性）哎呀，呂得勝，只嚷嚷火就會着了麼？

兵二 好，老鄉！你先領我打柴火去，待會兒把火燒着了，我們再說別的。（想要去）

老翁 （向兵一）老總，你老不要着急；那爐台好好的一點也不要你再拾掇；燒火的柴，外邊去那兒揀得了許多！（向兵二招手）喂喂，進來吧，好許多的柴，我都埋在這裏邊那個匠火爐坑裏兒哪。（老翁和兵二先後進了套間。兵一蹲在爐皂邊，等候着他們把柴火拿出來。片時，兵二拖了一大捆柴出來，放在爐皂跟前）

兵二 咳，裏邊那樣一大堆，要我倆揀一天去也揀不來。待會兒那邊要起火做飯，司務長也不要發愁了。

老翁（在套間裏）老總，遍裏又抽出一捆，啊，啊，你幫我來拿拿吧！

（兵二向套間走去）

兵一 成了，燒完了這些再取吧。

兵二（停在套間門口）老鄉，不要弄了；待會兒用完再取吧。

（兵二過去幫助兵一折柴燒火，老翁從套間走出來）

老翁 那已經够了麼？要用裏邊還多着呢。不瞞老總們說，大家打算離開這兒的時候，把帶不了的零碎傢伙，米麵雜糧都埋藏起來了；不說一點點乾柴，就想找點喫的喝的，鍋碗啦，我老漢都能幫忙。咳，說句良心話，我們中國人的東西給中國人喫了用了怎麼也可以。可是總不能預備下給欺負我們的鬼子來受用！

兵一（感激地）是的，一親不親，一鄉人，我們現在頂要緊的，就是大家聯合起來，把那些狗養的打出中國的地界去！

老翁 要是能那樣子，我們也不要東逃西躲了！

兵二 老鄉，我告訴你：逃啦躲啦都不頂事；頂要緊的還是得打；關外的三省地方，熱河，要不是逃啦躲啦，那兒會那樣快！現在我們這兒察哈爾大家要再起來一逃，還不是給他的一樣佔了麼！

老翁（想了一會）對對對！我們是應該跟他們打，可是我們老百姓們，拿什麼和人打呢？

兵一（興奮地站起）我們有槍砲的，拿上槍拿上砲和他們幹；老百姓們有鋤頭鏟頭的，拿上鋤頭鏟頭和他們幹；也可以一咕嚕都給趕走！呂得勝，你說是不是？

兵二 怎麼不是！大概想做亡國奴，想當漢奸的，會說你這話不對！

老翁（忽然注意到火）喂，老總！再把火添上點吧，燒得旺旺的，我好拿壺子弄點水給開上。

（兵一、二轉身去招呼火，老翁悄悄地走進套間去）

兵一 喂，我說火已經着好了，你去找個傢伙弄點水來燒燒，我們且喝上一點吧。

兵二（轉過身來，不見老翁）哎，老頭兒又那裏去了？我來找找看有什麼傢伙沒有？

（兵二正要往套間裏去，老翁正好提着鐵茶壺出來）

老翁（指壺）老總，不要看這外邊滿是土，裏邊倒是很乾淨的；這是我把牠埋在牆根底下，才剛剛耙出來的。井還在外邊大街上，你老且歇一歇，我去弄點水來。

兵二 給我來，我去吧，你的腿走起來怪不得勁的。

老翁 不要緊，不要緊；一茶壺水算不了什麼，你去也許會找不見。

（老翁把兵二推的坐在椅上，提着茶壺出去了）

兵一 唉，這一位老頭兒真行，對我們好像是對客人似的。

兵二 是哪，老百姓越這樣子對我們好，我們越得要趕快把敵人打出去！要不然，怎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兵一 看吧，待一會就可以知道，前方要沒有什麼，當然是向東面去。

（離開爐皂，走過桌邊來）不過，好許多事由兒總不免有點古怪：就像這次我們打西面開拔，爲什麼放着一條直路不走，却偏偏去繞到百靈廟呢？綏遠省的傅主席，又不是我們的敵人，爲什麼却要躲着他不走大路呢？

兵二 這個，那一天我也向劉排長問過；他說那時我們軍長在百靈廟，走那兒大概能够關關餉。不想現在已經從那兒繞下來了，還是連個銅子也沒關到！可是說起來總還不錯：我們在那兒領了槍，領了子彈，打起日本鬼子來，比赤手空拳要好多了！

（李鐵牛沮喪地走進來，像是有件事情煩惱了他似的）

鐵牛 「好多了？」還不一定是好不是呢！噲，老弟們，剛才你們開來的時候，就一點沒有聽說麼？

兵一、二 什麼事？

鐵牛 倒也不是一件小事，可是說起來也真够稀奇古怪的！

兵一 是前方有什麼報告麼？

鐵牛 不是前方，倒是後方呢。

兵二 後方？後方怎麼樣？

鐵牛 （把刀卸下來，坐在椅上，鄭重地說）剛才我同劉排長出去，到了連上，見了王連長，本來想打

聽下前方有什麼信兒沒有？誰知恰巧來了個後方傳令，說是……

兵一 噢，團長就要來麼？火已經燒好了。老頭兒給找了很多很多的柴，就是在這兒多待幾天，也不怕
不 够 燒。

鐵牛 要是團長，還有什麼稀奇古怪：是——

兵二 是什麼？

鐵牛 說是從軍部派來了一個什麼特派員，大概就快到了。

兵二 那有什麼稀奇；還不是一個什麼參謀副官，來訓上一頓話就完了麼！

鐵牛 要是這樣到沒有什麼。聽那個傳令的說，不只不是我們的參謀副官，恐怕還不一定是我們中國人呢！

兵二 （驚異）啊？

鐵牛 你們說，這還不稀奇古怪麼？

（三人靜默片刻，面面相視；終於還是李鐵牛開了口）

鐵牛 我就看看是他媽怎麼賴東西，要真是他媽的鬼子，非給狗的一刀不可！

兵一 是的。不過，我想我們團長總幹不出這事來！

兵二 可是，咱們那位軍……

鐵牛 （跳起來）對！就是怕那個王八蛋靠不住媽的，他做了漢奸不說，還要鬼子來監視我們！我說，我們幹吧；我們返回去，剝了漢奸們的皮！

兵一 不要急，待下子看看前方的消息怎麼樣？看看西邊是不是真有土匪？

兵二 依我說，還是返回去對；現在這年頭不打倒帝國主義，我們還幹嗎？

兵一 我說，現在我們這樣開在半路上，總是把前邊後邊的情形都明白了，再作道理！

鐵牛 喂喂，不要吵了，聽……聽我說……

兵二 我說的就是你那個意思。

兵一 不對！不對！我的意思是……

（他兩個吵在一塊，正是無法開交的時候，恰好劉排長進來了）

排長 別吵了，別吵了，聽我說，我有個好消息告訴你們。

鐵牛 劉排長，怎麼樣？

兵一 是不是那個特派員靠不住？

兵二 是不是已把狗的收拾了？

排長 不是。是前方的事情，前哨已經來報告了。

鐵牛 (急問) 怎樣？有什麼動靜沒有？

排長 不要急，等我告訴你們……

鐵牛 是的，說吧。

排長 當我們還沒有開來這兒以前，曹排長已經帶了些弟兄們，到了前邊五里地一個村子裏；在那兒一方面派人在附近十里地以內偵察，一方面還派人一直往西面去；大約離開這裏總有三十里吧，你們知道怎麼樣？

兵一 我看，總該有一點結果吧？

排長 結果是什麼也沒有。弟兄們和老百姓打聽，都說再往西去是傅主席管的綏遠省，一向就很平定；倒是往東去才不大保險。一路上只見許多老百姓往西躲。你們想，誰肯專意躲到不太平的

地方呢！

鐵牛 呃，果真這樣！那一定是我們的軍長……

排長 就是的；這一次從河套開過來，不到包頭搭火車，偏要繞到百靈廟去這，裏邊就有點鬼祟！

鐵牛 是啊，現在再加上個什麼特派員，這事就不要說了！

兵二 既然這樣，我們還是趁早朝東面進攻，給狗的鬼子和漢奸們一個措手不及！

鐵牛 不錯，現在只有這一條路！我外訴告訴弟兄們去，大家聯合起來，一齊動手！

（李鐵牛向門走去，正遇老翁提着水進來）

老翁 老總，老總，不好了！說話就來了！

排長 你幹什麼？

老翁 我到大街打水去，看見一個鬼子帶着兩個兵，跟那邊的老總們說話；現在就……就快到這兒來了！

大家 啊？已經來了！

老翁 （把壺擱在爐皂上）說話就來了，老總們趕快想個辦法吧！（匆匆跑過套間門邊，猶豫地不知該不該躲起來）真的，還是一個會說我們中國話的；可是再說不好聽一點，我也知道還是

一樣的欺負我們！

鐵牛 是的，就是說得再好聽一點，我們也不能受他的騙！

排長 聽！許是來了吧？

（門外的雜踏脚步聲漸來漸近，李鐵牛和兵一、二各拿起他們的槍刀，都像嚴陣以待似的排列在一邊。進來的果然是一個日本軍官裝束的特派員，和兩個高麗兵。老翁瞧見這局勢非常嚴重，便偷偷進了套間）

特派員 （假作鎮靜）不要這個樣子，大家都放下來；王××是我的好朋友，特意請我來給大家幫忙。（兵一、二下意識地把槍放下）我們現在是「蒙古軍」，把綏遠滅了以後，就成立一個

「蒙古帝國。」牠和「滿洲國」一樣，都跟我們大日本國是很好的朋友。

鐵牛 （突然冷笑）哈哈哈哈哈！

特派員 你笑什麼？

鐵牛 我笑我白天見了鬼！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愛中國；綏遠是中國的地方，我們要保護綏遠！

排長、兵一、二 是的，我們要愛中國，要保護綏遠！

特派員 （假裝不懂，問高麗兵）他們說什麼？

高麗兵二（不知如何是好）……

鐵牛（上前一步）告訴你：我們不做漢奸，我們不投降！誰要再說那樣鬼話，管教他瞧瞧我這刀從白的變成紅的！

特派員（畏縮地躲在一邊，支使高麗兵）我不喜歡聽這個東西說話。去，教他離開這裏，待一會把話講完了，槍斃了他給大家看看！

鐵牛 哈哈哈哈哈！

高麗兵一 噲，朋友！你就外邊去一下吧。

特派員 混蛋滿洲國，蒙古國的人才叫「朋友」，你怎麼把一個中國的壞東西，也叫「朋友」呢？

高麗兵一（惡恨恨瞪了特派員一眼）……

高麗兵二（機警地到李鐵牛身邊，暗裏指指他手中的刀，指指縮在角落裏的特派員，又指指外面。——表示可以藏到外面用刀去殺死敵人）

鐵牛（明白了高麗兵二的意思，點點頭）哈哈哈哈哈。

高麗兵二（裝腔作勢）出去吧，你敢不服從特派員的命令麼！

（高麗兵閃開道路，李鐵牛向特派員輕笑了一聲，然後走出去）

特派員 (像真正得了勝利似的，走過劉排長和兵一、二這邊來) 你們要好好聽你們最好的朋

友大日本國的指示；我們先打下了綏遠，再慢慢把中國滅了，那時候我回去給天皇報告一下，管保你兩位(指兵一、二)就會做官——做一個縣長(轉向排長)你呢，唔，你現在已經是

個排長了，那麼將來……一定得做個大大的官——做省長！那時候你們都到大日本國去遊歷，我們就都是老朋友！——我們在一塊喫飯，一塊看戲；你們就住在我家裏邊……(忽然想起似的)喂喂，正好……(更靠近他們一點，輕聲)我正好還有一個姐姐，兩個妹妹……

(大聲)我們大家就都是親戚了！嘻嘻嘻嘻！(輕鬆地踱了幾步)想一想，這麼大的好處，還不趕緊去把中國滅了麼！

排長、兵一、二 (只拿憤怒的目光瞪着敵人，不知該如何是好)……

特派員 (感到任務完成的滿足。向高麗兵)我們再上別處看看去吧，記着，等一會把各處都查看完了，不要忘了槍斃那個壞東西！

高麗兵一、二 是，官長！

(高麗兵一把門推開，先讓特派員出去；然後又同高麗兵二返回到劉排長跟前，像是要說什麼。突然，門外發生了一聲巨響，大家才木鷄似的呆住)

特派員 (在門外) 哎呀！……

鐵牛 (在門外) 哈哈哈哈哈！

排長 啊！怎麼回事？

(大家正要跑出門外去看時，李鐵牛已經當門而立，手中提了一柄血淋淋的大刀，眉目間還飛濺了許多血花。老翁又偷偷從套間出來)

老翁 (看見李鐵牛的模樣) 哎呀！老總，怎麼了？

鐵牛 (走進來，向大家環視一週；然後眼花落在高麗兵身上) 我已經把那個說鬼話的鬼子收拾了；你們兩位既跟他是一道來，我看也是一道走了吧！

高麗兵一 不，不；我們不是來欺負中國的！我們不是日本人！

高麗兵二 我們早就受着日本的欺負，我們是高麗人，我們時時刻刻想着同你們聯合起來去打倒日本朋友，剛才我不是悄悄地告訴你，請你把他收拾了麼？

鐵牛 你們既知道他是你們的敵人，怎麼不早下手呢？

高麗兵一 唉！你們不知道，我們是亡了國的人，我們的生命財產通通在敵人手裏，不論那一年也有人起來做反抗的事情，可是平常就給人家管得嚴嚴謹謹的，總是不得翻身啊！

高麗兵二 唉，亡了國的痛苦，真不是幾句話說得完啊！剛才我看你真是一位愛國家，不怕死的好漢，才敢悄悄告訴你；要是別人，我真不敢那麼着。

鐵牛 噢，你們也是受着日本鬼子的欺負呀？好，牠既然是我們大家的敵人，我們然應該連起手來對付牠！對了，這樣說起來，我們該是「朋友」了！

高麗兵一、二 是的，朋友！

鐵牛 （拍着高麗兵的肩）可是，我們得一同去打敵人，可不能叫「朋友」就完事啊！

高麗兵二 是，要對不起朋友，用你的刀同他講理去！

鐵牛 （轉身望着靜立在一旁的劉排長）劉排長，對不住；我把你老的親戚給得罪了！

排長 別說笑話，我有好幾次就想動手，可是究竟沒有奉到上邊的命令，所以只在心裏沒有發出來。

鐵牛 別人我不管，我知道團長一定會說我對的！

老翁 老總，做的對！做的對！那樣討厭的東西，早就該殺絕了！

鐵牛 噢，鄉！我想起一件事來了，那個……那個……你那個……

老翁 老總要什麼？

鐵牛 （找到匠上，拿起那塊被單）就是這個，我有點用處。（往外走）

排長 你……你去做什麼？

鐵牛 劉排長！我要把舅子的狗頭包起來，送給他的好朋友軍長看看！你不來瞧瞧麼？就在院裏牆根底下哩。

（李鐵牛到院裏去，劉排長隨在後邊；當後者剛走近門時，外邊就傳來一陣清亮的報告聲）
傳令兵的聲音 報告排長：團長命令，要我們立刻掉轉槍口，向東開拔前進，去攻打我們的敵人！完結。

排長 （急忙轉身進來）弟兄們，趕快預備起來。團長有命令向東開拔前進，去攻打我們的敵人！

（兵一、二將背掛的東西剛背帶停當，外邊已吹起緊急的集合號聲。李鐵牛又匆匆跑進來，那顆用被單包裹的人頭掖在腰間，外面尚有殷殷的血跡）

鐵牛 （隨着激昂的號聲，揚起了塗滿血污的大刀）弟兄們，走啊！到東面去抵抗我們的敵人啊！

（劉排長領着兵一、二跑下，高麗兵一、二也緊跟着下去）

老翁 老總，你們……你們要走麼？

鐵牛 是的，我們要和敵人拚命去！你也趕快把村子裏的人叫回來，我們要保護我們的家鄉，我們不能逃開，不能貪生怕死，不能做亡國奴！我們中國人要結成一條心！

老翁 是，是，老總；我們一定這樣做！

李鐵牛轉身出去，房子裏只剩下老翁一個人。

（悲壯的出發號聲和弟兄們的步伐聲，狂濤般地震撼了塞外的原野，隱約地還似乎夾雜着李鐵牛在唱他的軍歌）

——幕下——

註一：長城關隘，多以口爲名，如古北口、張家口等。所以俗呼長城以外爲口外，長城以內爲口內。

註二：詳註一。

註三：洪洞縣屬山西河東道，城北有古大槐樹。按文獻通考：明太祖洪武間，屢徙山西民於滁州、北平、山東、河南等處；成祖永樂年，徙山西民萬戶實北平，復覆太原、平陽、澤潞丁多田少，分丁口以實北平；十四年徙山西民於保安州。相傳凡遷徙者須蒼萃大槐樹下，由官府駐員發給憑照川資，始行赴所徙之地。故今日燕趙魯豫秦隴等地人民，多以「洪洞大槐樹底」爲祖籍。及辛亥光復，三鎮兵入晉省，猛將悍卒大都北方健兒，有過河東諸縣多有搶掠，獨於洪洞秋毫無犯，蓋亦念此地爲祖宗鄉里，而有不之忍心也。（摘抄「山西洪洞大古槐樹志」）

「塞外的狂濤」排演說明

「塞外的狂濤」在塞北塞南內每次演出中多獲得了極佳的效果。不用說，就在內地演，也沒有

一次不成功的。

排演的時候應注意：

李鐵牛是淳朴爽直的人。儘管有點「傻而瓜唧」的味道，可不能演成粗暴愚笨的傻瓜。是樂天主義，可不能有一絲浮滑。

老翁的惶恐哀求等場面，要誠摯自然，不能做作得可笑。

某國特派員的話不必演成外國人學講中國話。第一，事實上某國人能流利地講我國話的很多。第二，在舞台裝着學講中國話的調子，演員勢必分一部分注意去裝，勢必影響該演員的表演。而且往往因着這些怪腔怪調引得觀衆哄笑，破壞全劇空氣，也鬆下緊張的場面。所以儘可能在化裝和服裝上來設法表示出某國人的特徵。

關於往西開和掉轉槍口向東打這一問題，是本劇的主要點。何以已經往西開過來了，會再轉過去？這轉的原因，和往西根本是受騙的發覺，是必要深切而明確地使觀衆了解的。因此得特別強調前面任何談論到這個問題的場合，那末後面團長命令的到來才自然而有力量。

高麗兵二暗中指示李鐵牛藏到外面去乘機殺掉某國特派員這一動作，要清脫自然。先安排下可以全給觀衆看見而避得過某國人的顯著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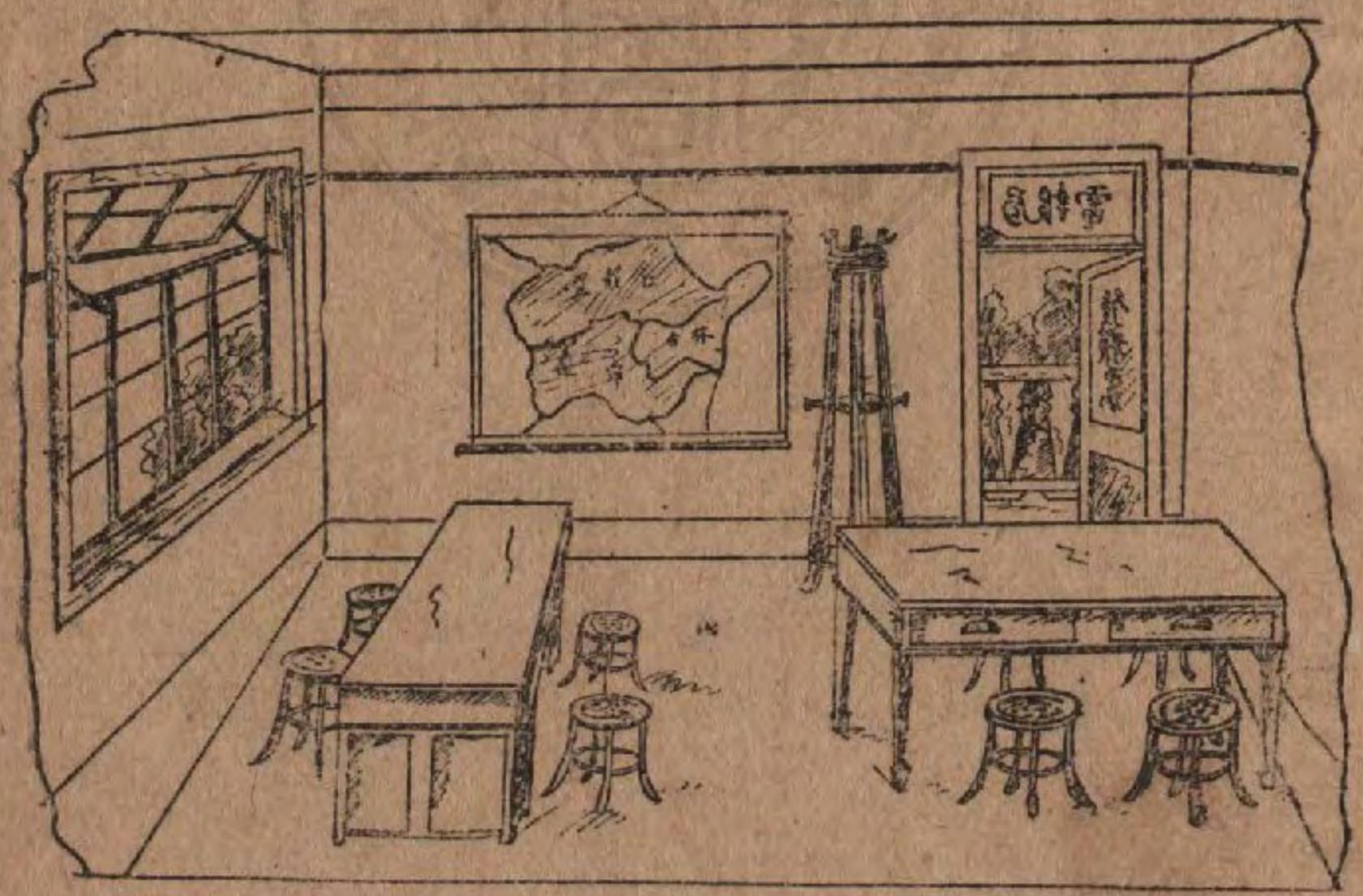
（尤競）

S O S

(奏 急 電 線 無)

—— 劇 幕 獨 ——

夷 適



S O S (無線電急奏) (獨幕劇)

地點 瀋陽無線電台發報房。

時間 日帝國主義佔領瀋陽前後。

人物 無線電台職員，王陳李陸；女職員周胡史；僕役，衛兵，日本兵。

佈景 發報房正中爲發報台，靠壁爲窗，下臨街道。壁上懸掛東三省地圖，時鐘，及一切應用表格。

幕啓時爲午夜以後，職員陸一人正靜靜地發報，現出很困倦的神容，打了一個呵欠，低頭唸報。

陸 「官銀號之款，已轉存花旗銀行，當可無慮，一夫人已動身轉大連來津，請毋念……」哼，不抵

抗不抵抗，讓小百姓受日本人砲轟鎗殺，自己早準備得舒舒齊齊，存款，姨太太，比國家都重要。

(又靜靜地發報)

(過了一會，女職員周上)

周 啊，密斯志陸你還沒有下班麼？

陸 啊，密斯周，你好早？還不到三點鐘啦，我發完了這個報就走。

周 什麼重要的電報啦，累你過了交班時候？

陸| 嗨，十萬火急，宋師長的平安家報，說是存款已經提到外國銀行，二姨太太平安到天津避難去了。這當然比日本兵佔領北大營還緊急些。

（周坐下，開始準備工作）

周| 真把人氣死，說是軍事緊急時期，誰也不准告假離職，留在炮火底下，却不過替軍閥老爺們打家報。

陸| 所以，密斯周，我早就討厭這橡皮飯碗了。嘴裏說得多末好聽，替國家服務。實際上還不是在替少數人做走狗麼？……啊，你爲什麼不到三點鐘就來了？

周| 是，睡在牀上總是睡不着，遠遠的只聽到隆隆的砲聲，想着這每一聲大炮底下，有有多少少可憐的百姓遭難，心裏更覺得慘痛，又想起在南邊的老母，她老人家如果知道了這次的事變，一定訓掛着我，不知道要急得怎麼樣呢！我要走又走不了，越想越覺得不安，再也睡不着了，便起來跑到這兒來。

陸| 天下的母親都是一樣的，我的母親，這時候一定也在記念着炮火中的兒子吧，可是我，我有什麼辦法呢？……

周| ……

陸| 密，密斯周，我們一起回南邊去好麼？

周| 回南邊去沒有看見昨天的通告麼？軍事緊急時期，不准告假離職！

陸| 通告？那只是官樣文章，我們真要走，也走得了的，你看，小郭不是昨天已經走了麼？

周| 小郭，小郭可不同哪，他是天津電報局長的小舅子。我們要走，就別想再掙牢這隻橡皮飯碗啦，

陸| 拚一隻飯碗不要，這樣的生活，叫人怎樣受得住呢？

周| 密斯志陸，說一句是便當的，可是事實上會容許你嗎？我說我自己吧，你都知道的，年老的母親，小

學校裏的弟弟妹妹，除了我還有誰來擔任供養和教育呢？

陸| 這個我也差不多，但是年青人總是有路可走的，你又怕什麼呢？

周| 我，我可沒有這樣的勇氣，我們女人，在現在的社會裏，什麼地方容許我們立足呢？

陸| （走近周的身體）景雲，你總是這樣的沒有決心，我們一定要同命運奮鬥，我相信我們是一定

會戰勝這萬惡的社會的，如果我們一起……景雲，以前我對你說的話，你說要好好地考慮一下，

現在總可以回答我了吧？（伸手去握周的手）

周| （略略的拒絕）不，密斯志陸，在這樣急迫的時候，還談得到我倆私人的事麼？我的心真是紊亂

極了。

陸 但是這也正關係着我們目前的去處呢。下一個決心吧！我們一起走，回到南邊去創造我倆新的生活。

周 你又這樣迫我了，讓我再想一想吧。

陸 你老是說想一想，想一想，說不定今天或是明天，我們就葬送在日本兵的鎗炮底下了。

（職員陳與史入，兩人急歸原座）

史 密斯周好早呀。

周 你早。

（大家點頭就坐）

陸 （向陳）外面的情形怎樣？

陳 完全戒嚴了呢。街上人影兒也沒有，我們交了通行證，還盤問了好久呢。

陸 這些丘八先生，對小百姓擺威勢是够的。

史 是啦，兇極了。他們還當我們是什麼日本人的奸細。

周 碰到真正的日本兵，却縮着頭不敢出聲了。

陳 這真是什麼話，只來了三千日本兵，北大營的幾師兵都服服貼貼地繳了械。

陸 還說他幹嗎，把人肚子都氣破了。

陳 養兵千日，用在一朝，眼看着國土被人佔領，人民受人屠殺，執干戈衛社稷的軍人，却無恥的屈服，不抵抗，真是國將不國！

（這時候王已進來，立在門口聽陳發議論）

王 老陳別發牢騷吧，我們看一樁事變不可看得太單純。日本兵掘壞皇姑屯鐵路，向北入營開炮，明是在向我們挑釁，我們暫時忍耐一下，不用跟他武力去對付，他們便無從藉口。所以我贊成張學良的不抵抗主義。

陸 滾你媽的不抵抗主義，等他們把全中國都佔領了，把四萬萬的人民都殺光了，那才無從藉口呢！他媽的，不抵抗主義！

王 （怒）什麼，你罵人？（趕過去）

陸 罵人便怎麼樣，你這個不抵抗的信徒，只配做亡國奴！

陳 喂喂，別吵嘴，中國人總是勇于私鬥，怯于公戰！（把兩人拉開來）

（僕役送電報紙入。大家分派了重新就座工作）

（女職員胡入，望了望大家）

胡 啊，我來遲了，整夜的炮聲，害得我沒有好睡。

王 是啦，誰還能好好兒睡覺，我看槍聲砲聲，越來越近，眼見得瀋陽城也快保不住了。

陸 哈，這便是不抵抗主義！

王 不，美國一定會出來干涉的，國際聯盟正在開會，當然會給日本一個嚴厲的處置。

陸 國際聯盟……

陳 老陸，你太興奮了。你也是沒有辦法的啊。

史 陸先生他有辦法的，他昨天說，他決定要回南邊去。

陸 史太太你又來挖苦我了，這是我個人的事，關於國家大事，我是有我的主張的。我主張宣戰。

陳 對啦，宣戰，一個獨立的國家，決不能讓人家欺侮到這個田地，還是一動不動的。

（李邊說邊進來）

李 好，老陳，根本我們就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呀！

王 什麼，難道我們早已亡了國嗎？

陳 我們不是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軍隊嗎？

李 （走上自己的座位）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軍隊，呸，我們根本就不曾有過，我們的國家沒有亡，且

是跟亡也差不了多少，我們的國家是半殖民地的國家，我們是半殖民地國家的奴隸，政府、軍隊，只不過是那些帝國主義御用的工具。

好個沒志氣的東西，你承認你自己是奴隸。

認識自己的奴隸地位，並不是沒志氣，當了奴隸還在當自己是堂堂大國民，那才是沒志氣的東

西……

（這時候，正在接報的周突然驚跳起來）

周：啊，打進了皇姑屯了，是官銀號的電報，說官銀號已經被日本兵佔領了。

陸：什麼？打進了皇姑屯了，那末瀋陽怕也立刻危險了。

李：你們還不知道，城裏的軍隊，早已在開始撤退了。

陸：還是不抵抗？

李：抵抗，叫誰去抵抗？張學良早就和日本人有了諒解，有密約，你看他留在天津死也不回來，等到出了

事，只是不抵抗，不抵抗明明是打算把東三省整個兒送給日本人。

（周按鈴僕役進來，將電報紙發出，僕役下）

胡：日本人來也好，反正不亡國我們也沒好日子過。

史 | 這對於密斯胡是沒有關係的，她是詩人，詩人只管做詩，什麼亡國不亡國，她都可以不管。你們看
印度|的太戈爾，不是依然在逍遙快活的做詩人嗎？

胡 | 那裏，一天到晚敲榔頭，我還想寫什麼詩——啊，我想起剛才的砲聲來了，史太太可別挖苦我，那
遠遠的砲聲，可真有些兒詩意。

史 | 是啦，砲彈落到頭上，那才是絕妙的詩料呢！

王 | 我說史太太你的嘴可太凶了。我以為眼前的局面，只是暫時的，咱們得忍耐一下，馬上會有解決
的辦法的。

陸 | 日本的大砲打上自己的腦袋，自然都一切解決了。

喂，老陸……

王 | (怒)你今天是不是跟我不好過，老是跟我作對。

(呼陸)子明，你該下班了，交代的時候已經過啦。

陳 | 好好，回去休息吧。

陸 | 不，我怕什麼？我認得你老王不過是電政司長的姪子，一等的忠實同志，黨老爺的走狗。哼，自己嗅
嗅自己吧，你們的黨够臭的了，還在這兒擺你的臭架子。

凡中柳絮水中萍

周 | (很着急的) 子明……

王 | 擺架子！擺架子便怎樣？我一向就知道你有些反動。

李 | 老王，什麼叫做反動？鎮靜，不抵抗，甘心受宰割，才是正動嗎？

陳 | 好，算了算了，吵架的範圍別再擴大了。

史 | 我們應該秉承政府的主張，把事件的範圍縮小。

陳 | 老陸，回去休息吧。

(陳拉陸下)

胡 | 唉，一切都是詩的。

(窗外人聲喧騰)

陳 | 什麼事，什麼事？

(大家擁到窗外看)

史 | 喲啊，許多沒了槍的中國兵，一定是日本兵進了城。

周 | 怎麼連槍聲也沒聽見響？

李 | 一定是無條件繳械了的。

陳 將來的歷史上可以這樣寫，「民國二十年九月十九日晨三時，日軍一千餘人，不費一槍一彈佔領瀋陽城。」

王 唉，我們還得隱忍一下。

（立起來抽煙）

胡 這也是詩的場面。

（僕役匆匆入，送電報紙，各人分派工作）

史 〔看着電報紙〕啊，果然進了城了！日軍第二師團，由大西門進佔商埠地及瀋陽城。〕

（看着電報紙）邊防公署也佔領了。

陳 〔看着電報紙〕兵工廠，綢緞廠被燒了。

（王把電報紙丟下，急向門外走去，大家很緊張的發電）

胡 〔正在收電〕張少帥令，各軍嚴守鎮靜，不得抵抗，有擅自妄動者，按軍法從事！

（看電報紙）東北大學，中交銀行全被佔據了。

李 〔看電報紙〕啊，日軍到處搜索，劫掠民間財物。（急急發報）

（僕役又送報入）

陳 | (接報看) 日軍關東司令部入城。(急急發報)

(大家發報約一二分鐘, 空氣很嚴肅, 舞台靜極。)

陳 | (發好了報) 小王呢? 人家忙死, 他不知道溜到那兒去了。

胡 | 他怕受不住這種壞消息吧!

史 | 忠實同志實在也難做。

陳 | 老李, 你剛才不該跟他吵, 所謂敬鬼神而遠之。這種人還是不得罪他的好。

李 | 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我們還怕他這個不要臉的傢伙?

胡 | 對啦, 現在是什麼時候, 我們還怕什麼? 大家別再敲這牢什子的榔頭了, 散了夥吧, 日本兵來了可

走不了啦!

李 | 不, 密斯胡, 我們要認清我們的工作, 在現在, 我們的工作是多麼重大, 我們現不是在替別人做奴隸了, 不是在替自己混飯了, 是在把日本帝國主義兇惡的面目, 向全國民衆, 不, 向全世界被壓

迫者儘量地暴露。

陳 | 對啦, 君子臨危不辱命, 我們的使命是重大的。

(王匆匆進來就座工作)

王| 對不起，那些報你們打一打，我這裏有一個報告國際聯盟的長電報，（急急發電）日本人的兇暴，已經到了極點了，我相信這個電報一定會引起國際聯盟的注意，立刻會出來主持公道的。

李| （邊發報）小王，別做夢吧，國際聯盟是什麼？是強盜們分贓的機關，是帝國主義壓迫弱小民族的機關，決不會來可憐中國的；牠只有幫助日本來加緊壓迫中國的。所以我們要向全國被壓迫的民衆去報告，向全世界被壓迫的勞苦羣衆去報告，只有被壓迫者起來，才能奪取真正的公道。

王| 老李，我沒有功夫聽你那些過激的論調，趕快發你的報吧。

李| 好，那末，你也去求自己的國聯菩薩去吧。（陳手拿起一張電稿來唸）「頃與日軍司令本莊接洽關於師府生命財產之安全，已允極力保障，請勿念。」什麼，他媽的，老百姓的生命財產底安全可沒有一個人關心呢！（把報稿撕破）

王| 老李，這算什麼呢？我們只能在我們的職業範圍裏面做事，什麼電報都該發的呀。

李| 職業範圍？我可也沒功夫聽你那些職業論，要發你自己去發吧。

陳| 好好，工作要緊，讓我來發吧。（拿破稿去發）

周| （讀電稿）「東北大學女生數十人，被日本兵姦淫，抵抗被殺者十一人……」啊，這……

……這是什麼話。

李| 密斯周，你太脆弱了，這有什麼希望罕呢？這便是殖民地奴隸底該受的命運。

陳| 這就是二十世紀的文明！

李| 不，這是二十世紀猙獰殘酷的帝國主義的文明，二十世紀真正的人類文明是在那邊，（以手向前指着）是在這槍林彈雨，屍山血海的這裏以北，在那兒產生着新的人類，建設着新的社會，正在向未來的世界前進，這才是真正人類文明，只有帝國主義的文明，才是殺人放火奸淫擄掠。

陳| 是啦，怪不得我同居的那個東北大學的學生說，這次日本所以要打中國，目的就是爲了要進攻那邊呢！（手指了指）

李| 對啦，那就是帝國主義要苟延他們的殘喘，加緊殖民地的剝削，把持他們的陳腐臭爛的社會，作最後的掙扎。他們不允許人類有新的生命！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勢不兩立的，因爲這種新勢力存在一天，他們的舊勢力的命運就必然地縮短一天，所以帝國主義的日本就非進攻社會主義的蘇聯不可。現在站在我們民族的立場上，我們要求被壓迫的中華民族的解放，我們非要打倒帝國主義不可，也祇有這種反帝國主義勢力的存在，我們才有解放的出路。

陳| 那末，老李，你以爲這事件要怎樣了結呢？

李| 不會了結的，帝國主義一天不打倒，對殖民地的暴行一天不會了結的。想依附帝國主義的一切

工具，去打倒帝國主義，這便是做夢。我們只有相信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武裝，那才有了結的一天。
（陸忙匆上）

陸| 啊，你們還在這兒發報，日本兵快要來了呢。我們剛才在寄宿舍裏討論，因為大家工作緊急，來不及召集職工會全體大會，因此由執委會擬定了一個宣言……：……告全世界民衆書，趕快發一發，愈快愈好。（拿電稿來）

王| 喂喂，拿來我看！

陸| 不，不給你，老李！你拿去發。

王| 什麼，我不是職工會會員麼？

陸| 你雖然是一個職工會的會員，你却是職工會的好敵人，職工會的好細。去向你的主人告密去吧，搖你的尾巴去吧！

唐| 什麼，子明，你沒有去睡覺麼？

陸| 睡覺，現在還是睡覺的時候麼？過去我們都在做夢，可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大砲却把我們的夢驚醒了，我們現在是鬥爭的時候啦！

陳| 老陸，怎麼樣？

陸 宜戰，當然是宜戰，但是不是叫別人去戰，是叫自己去戰。

周 （驚慌）子明，你打算去投軍？

陸 對啦，我要去上戰場，我要去投軍，但不是跑到軍閥那兒去，做不抵抗的兵士，我們要組織自己的軍隊，直接跟帝國主義拚命去。

周 子明，你不是發了瘋嗎？你沒有槍，沒有砲，怎能同日本人打仗去呢？

陸 不，不，我們有的是羣衆，羣衆是有最大的力量，比一切鎗砲，飛機，炸彈都厲。工會裏已經決定，決定全瀋陽的工人祕密武裝起來。我，我立刻要去，老李，打完了報快來！（欲行）

周 子明，你醒一醒罷，你在發瘋啦！你剛才不是說，你要我一同回南邊去嗎？現在我決定了，我決定同你一起到南邊去。你的媽媽等着我，我的媽媽等着我，我們一起，我們一起創造美的生活吧。

陸 景雲，你的決心已下得太遲了，來不及創造美的生活了！現在，這樣嚴重的時代，不，我們要替千千万萬被壓迫的勞苦羣衆去奮鬥，去爭取自由，去創造他們的美的生活！你跟我一起，好，跟着我去，一起到羣衆裏面去，和帝國主義拚命去！

周 （躊躇）

陸 不去，好，再見你，你去創造你的美的生活罷……老李，我先走了。

李| 好，我立刻來。

(門外鎗聲人聲甚劇，陸向門外衝去)

周| 啊，啊，啊……(欲去又止，掩面哭倒)

(胡去向前抱住周)

胡| 密斯周，密斯周！

(周掙脫而出)

周| (向門外)子明，我跟你一起去！

(史慌張的躲在陳的懷裏，王驚惶得手足無措，僕役很匆促進來)

僕| 先生們快走罷！日本兵來了，局長早已坐汽車逃了。

李| (鎮定，擡起頭來)怕死的就逃罷，我還要將張宣言發出！(坐下發報，一邊嘴裏唸)親愛的勞

苦民衆們，在東三省的大陸上已嚮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炮聲了，東方大眾的劊子手日本帝

國主義已經第一個揭開了血幕了……

陳| 逃命罷，老李還打什麼報！

李| 你走你的，讓我一個人留着這兒好了。

史 | 我們快走罷。

王 | 密斯胡，我帶你去。(四人下)

(陳又從門外伸進頭來)

陳 | 老李，你不要發瘋了！(又喊)

李 | (儼然不動)「……全世界的被壓迫者，是和殖民地的饑餓大衆共命運的……」

(很緊張地發報)

(外面鎗聲更劇)

李 | (繼續發報)「……東北大衆深信親愛的全世界各國，是不肯讓我們做孤獨戰爭的。」

(僕役又上)

僕 | 李先生，你還不走，日本兵在四面圍住了。

李 | 不，你別要管我，讓我發完這個報。

僕 | 是張少帥府上的嗎，這樣重要？

李 | (一面發報一面說)比張少帥府上更重要的，是我們東北千千萬萬勞苦大衆自己的報呀！

(工作加快)

（外邊脚步聲漸近）

僕 要走不了呢！

李 （搖手）「我們已經決定，用自己的力量，直接和帝國主義拚命去……全瀋陽的工人已經組織起自己的武裝。我們的血流得太多了，我們現在要喝他們的血。」

（外邊人聲已近）

（僕作驚慌狀）

僕 走啊，李先生。

李 「……親愛的勞苦民衆們，當這個電報快要發完的時候，日本的兵已經在發報房的門外了，我傳達給你們的不是一個個的電報號碼，是一滴滴的東北大衆的血。」

（衛兵及職員等退進發報房來，日本兵五六人衝進來）

陳 朋友你不講理麼？（竭力護着史）

（衛兵與日本兵互奪鎗枝，王竭力保護着胡）

日本軍官 ……不准發報，不准發報！（手指着李。李繼續發報）

李 「……我已經當面看見帝國主義的獸兵了，親愛的民衆們，起來吧。」

（兩日兵以鎗向李）

（陳上前去拉日兵的手，另一日兵把他一脚跌開）

李「親愛的民衆，帝國主義的鎗口已經向着我了！S O S……」

（鎗聲一擲，李一躍向日本兵衝去！舞台黑暗，但聞混鬥呼號聲）

——幕徐徐下——

S O S 排演說明

「S O S」即「無線電急奏」是許多國防劇本中間，取材和表現的形式，頗爲別緻的成功作。
「九一八」事變之後的兩三年內，有過多次的上演記錄，而且每次都有很好的舞台效果的。

在這「九一八」紀念快滿六週年的今日，在這以「西安事變」爲轉點而發展的國內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局面已告形成，將施行憲政，鞏固民主來發動對敵的全民抗戰，爭取民族解放的今日，這個劇本的演出是相當成問題的了。但是演出者事先能够依據「此時此地」的客觀形勢，把牠的內容——對話和人事作部分的增補和刪減的話，仍然可以發揮這劇本的偉大意義的。

尤其在抗敵戰爭的開展中，鄰近戰線或者在戰區內的電台隨時可能像劇本中所表現的那樣

被敵軍佔領的，棄城而逃，或不戰而退的個別軍人的壞現象，也難保不發生，因此這劇本是隨時可以換了新內容來演出的。

排演時應注意舞台上發報房中的空氣而各演員的地位不失之呆板。收場前衛兵及職員等退入，敵兵衝進來這場戲是頂點，應該先給拍S O S電碼的人安排好較顯著而有力的地位。

（尤兢）



國家圖書館



002510996



6
3-3

籍

025